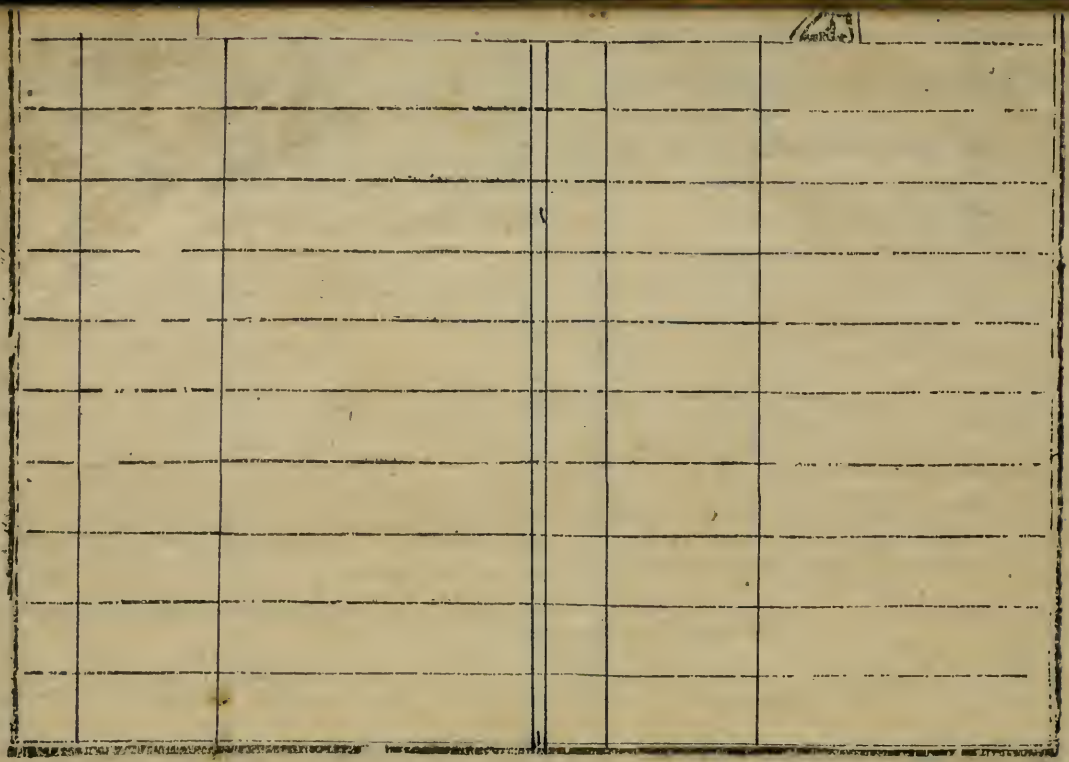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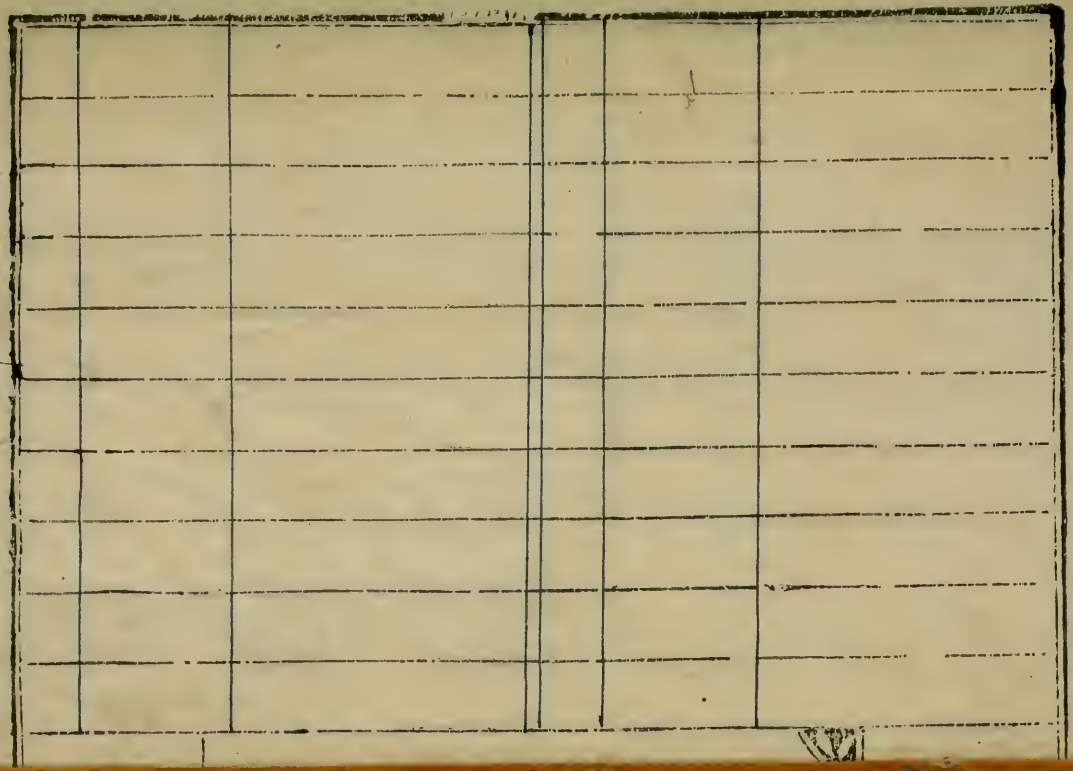
臥遊錄

七

3490.99
7038
v.7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CALIFORNIA





閔東日記

天啓甲子九月十九日庚午余以典籍謝　恩分差南學二十五日丙子曰心經通讀見大司成於明倫

東262526

堂即日差毛守倫接伴官譯官臨門督發達夜治行
明將辭朝二十六日丁丑除江原都事二十九日庚
辰謝　是十月初一日壬午署經即當赴任而新監
司趙令公存性將以十六日辭朝都事以未及治行
落後之意言于監司監司領之故二十日辛丑辭朝
因下直拜三公及延陵西平延原吉川竝峯韓平崔
大諫睦承旨李同知慶涵或曰君有仙分或曰八道
都事江原為最或曰金剛叢石三日浦鏡湖竹西樓
勝景君之分內物也領相則引入房內曰卧見都事
心似未安而辭以疾則於情似薄故不以卧見為嫌

耳仍言曰秋山已晚明春可以遊覽閔東三悉自古傳說而原州之飲食甚薄云此非真薄吾曾為海西幕官前監司某令公謂余曰君去海西其於飲食何余聞其言而退至海西境上數案咿進無非豐珍八州亦如是余仍念某令公之言過其實也明日咿進如是腥臭觸鼻不敢近前妓生舉案而來輒以手揮而却之置之於數間之外此後方知某令公之言為此而發也今原之薄饌豈非與海西同也又曰吾嘗與君相見乎曰未也仍問君居邑中否居某面某路傍耶吾體察嶺南過榮者非一何不相見耶仍使之

年曰吾過榮時君過二十歲矣可以相見矣曰嚴不敢請曰何嚴之有凡嶺南士子求見者吾未嘗不見也又曰金栢巖與吾相切吾體察時衣盡汗濕忝判以新造黃麻衣贈之余曰何以辦此乎忝判曰吾雖貧豈難一布衣乎他日過其家盛設酒饌婢子滿前余戲之曰令翁家計雖患十襲不難也又曰忝判子孫存者幾人移時乃退此雖病裏閒談而其從容款厚溢於言外故退而悉記之辭朝之日全承旨正源入直送人求見番誨丁寧且言其所聞其厚於知舊不凡矣睦湯卿亦貽書闕門以慰遠行金佐郎子中

羅修撰萬甲亦再三致問頗有厚意是日投刺於吳銓判洪副學而出與孝仲孝彦仲植連枕曉別悵黯倍於他日蒼石孝仲孝達皆有別章二十一日壬寅秣馬于平丘夕投奉安驛楊廣二州送恭酒以待之是夕江原舊使尹公安國夜深来宿待朝相見在城中與孝仲兄弟同寓無異家鄉不知客中之苦到此驛長夜寒甚終宵無寐此拙句之所始也二十二日癸卯到龍津流澌敝江舟人鑿船以待楊根太守送人来迎至娛實驛館待頗優非楊廣二牧之比太守完平胤子也夕宿砥平砥平倅宋時赫不相問不相

見不知何樣人物也二十三日甲辰朝行五十里到
原州界松原站人馬及支供来待于草舍保安之馬
二匹皆甚殘小以為不堪騎及其行也疾如飛身亦
安方知才不在大小也此去原州四十餘里行十五
里留宿村家二十四日乙巳到營下甫拜　諭書後
方伯除公私禮而相見良久接話曰吾以関東為無
事將欲卧而調病到界之日呈狀者十人各官公事
二十餘張是日以此甚勞厥後則無事云関東簿書
之繁不及南中一州郡遠矣二十五日丙午謁　聖
後見洪牧享諸於寓舍晤語終朝享諸升資為東萊

府伯故出在寓舍二十六日丁未兩監司封　誕日進上是夕得官酒餞享諸於寓次朴旌善惇生氏亦来叅前日殿中同僚也兩中夜酌享諸招妓樂琴歌俱奏夜闌乃罷二十七日戊申兩二十八日己亥方伯送　誕日封餘是日旌善佩酒来話具安峽捕亦来見最晚本州居前縣監李慶渙李胤男来問二李乃吾先祖掌令公之外孫韓山李氏之後居原者頻多焉二十九日庚戌晦拜箋于五里程凡旗幟樂具禮貌殘敝不足觀不及嶺南一殘縣矣是日患痢苦極十一月初一日辛亥候問于營門外方伯送人曰

何必日ニ来問此後除禮云是日痢疾加重而方伯曽已督令北巡故初四将向横城已發路文横人来探答以有疾改探横倅乃驪城之姪子李君擢男也奴光世夕来報姪女之訃以亨之妹也其父母俱沒服未闋而又喪其女門禍之酷何至此極耶初二日壬子服不換金正氣散二貼取汗氣似暫蘇而痢患無減崔金浦敬吉叅判鳴吉之子也以鄭造田庄尋見事来見造之罔物沒官而賜功臣故也是夜痢患小愈初三日癸丑方伯始知有疾送裨将来問曰無乃傷於火艾乎吾有正氣散數貼煎進為妙云蜜藥

及諸裨將皆來問橫城旌善金浦黃尼山得中皆來見穩話尼山縣監同僚也來寓州境初四日甲寅痢患向瘳初五日乙卯新生員申大葉來見李慶禔女婿也李氏有疾分故將設慶席而來邀曰李同知補念也昏奴應杯持家書入來初六日丙辰方伯送人問曰意謂疾患已愈今聞尚未快蘇爲慮出巡定在何日耶答以初九啓行然病未快復悶〻保安察訪李時雨來見初七日丁巳方伯又送人來問保安亦來問初八日戊午方伯又送人問病曰吾亦自昨夕得胷痛曉來向差云而是日余以大忌不得問安方

伯性多寬厚每假色累賜仵問營下之人皆歎其款
接州人喜方伯之清簡貪都事之懦弱官吏相慶云
清簡可尚而懦弱可愧初九日己未出巡横城縣監
為設酒饌剪燭酔話鷄既鳴乃罷初十日庚申宿沈
之漢家酔話十一日辛酉息馬于蒼峯驛夕投洪川
十二日壬戌行冬至望闕拜仍謁聖校生十餘
人衣冠簪纓不足觀十三日癸亥原昌驛歇馬行五
里許登一嶺北望春川春川古貊國也山川開豁明
麗勝於原州矣行二十里入府、伯閔令公馨男十
四日甲子曉發五里許船渡昭陽江、上有高樓俯

瞰深潭平臨廣野真嶺西絶勝而忙未登覽十步九回如別佳人行三十里中火于仁嵐驛又五里許渡母津江母津與昭陽合流于府西鳳凰臺下、為龍潭昭陽之源出於獜蹄彌時陂等地母津之源發於金剛鐵嶺等處遠近不同故母津之深倍於昭陽銀溪馬卒来迎江上保安馬卒相逓而歸夕入狼川邑居莆條旅館狹隘主倅金君景直病重不相見十五日乙丑晩雪大作然行忙不得留即向金化昌雪疾馳四十餘里歇馬于山陽驛狼川界而銀溪屬也又行四十餘里到新化院縣監尹公悅之出待站所矣

又三十里八金化銀溪察訪許君適在縣內亦來見與主倅移時談話而罷是日乃　中廟忌辰也十六日丙寅向鐵原行四十餘里息馬于通化院又三十里入府舍時承旨及中使過府界向咸鏡智陵見災故也府伯沈公誤為其行出待于豐田驛來報不得不出之意而經列邑客館未嘗燒香此府始燒清遠香氣滿室僕夫掩鼻而入曰此房中有何惡臭乎諺所謂牛臭沈香不得不斃孤笑下部患冷痺小便不利十七日丁卯留調一日竟日無與談話者將夕有一童子年十三英銳從容來拜於前曰我府伯之

外孫府伯出待承旨故恐都事之無聊敢来現問其姓名乃朴長遠也問其所讀曰通鑑問其製述曰詩賦問此府別號東州東原古弓裔之所都云又曰客館東山麓有觀心堂古基弓王疑麗祖自稱洞見人心故名其堂云又曰今鄉校即王太祖所居舊基松樹之間墻址猶存云又曰南距二十里許有孤竹堂甚為奇勝云而天寒行急皆未得遊覽姑待明春再巡耳楣間有題詠數板而無蒼石所作問其故朴曰前府使之作留在此府將為入梓而本府疲弊未及為之云求見其詩曰付于禮房問于禮房曰座首次

知即招座首曰陪府使出站云矣是夕大雪十八日
戊辰黎明登程向安峽朴童子出拜于大門曰童子
多睡未得拜辭于燈下但祝雪中好行耳至安峽仍
以五言記事曉鼓黑金院踏盡弓王地凍雲凝不開
疊雪千山裏無地秣征驢一鞭馳百里踏破朔寧冰
徒涉兎山水暮投安峽縣、中無一吏入坐縣東館
枕席多錦綺祗迎無太守褻香有童子即捽縣吏来
擾案詰所以云我縣太守陪笺昨暮至即聞車從来
戴星出路次境上多岐路相違必於此供詞頗有理
姑放待處置忽聞太守還送人即邀致問及西北邊

下一字缺

兩邊姑無事國家多不幸逆獄又繼起辭連大小此
得情頗不易所恃　聖上德聰明又睿智繼論縣公
事剖析如掌視太守仁且材公私無不利原城一相
見氣味即相似自謂百一收同歸聊與子襟袍不暫
開忽忽留不止脉脉不得語依依一夢耳王事日埤
我馳驅不自已西行入峽裏父老頌政理老羸免溝
壑捴是太守賜余謂縣父老甫言非決羨當職非專
持此報上使父老皆曰諾觀色多誠意剪燭聊寫懷
以為不忘記十九日已巳向伊川里安峽臨別設酒
醉睡過險不知行路之苦至伊川界主倅李公宗義

出待境上矣夕八縣中邑居頻盛原野廣濶嶺西諸邑伊居芽三四矣二十日庚午留伊川是日大雪夜深後縣監送言曰雪積寒甚冬夜曼〻欲把一杯以進敢稟荅曰病不飲酒久矣然意甚款恳敢不承教主人出来多陳褻色之饌又用猪肉問其家與野主人曰聞道行之来未得異味念慮之際有山猪數十自山下来一大猪走入潭心堅氷不能立脚令一丁壯疾入騎猪背又一人持大椎隨之打碎臭梁此肉之所以登俎也縣酒湯無一人歌者有一材婢廢朝時為李甫瞻所奪久在弘燁家甫瞻之敗還于本主

令在縣內主倅招致令奏曲可謂清唱姿色亦非無
盖而避来時盡失衣裝赤手而来故衣裳不潔矣甫
瞻之毒及於僻縣者如此其他可知二十一日辛未
仍留謁聖終日有公事午後主人送其子名寓曰昨
日問及小子故小子感而来現仍進酒餙李生酒客
也至夜分痛飲二十二日壬申病醒不進飯行百餘
里至玉洞驛日已曛黑留宿驛舍平康界也主倅出
待亦留宿二十三日癸酉凌晨發行是夜大雪人馬
沒脛行五十里許入平康縣監趙涑乃畢義類也入
拜於前曰千萬意外冒忝非分之任見人多慚兢悚

不已云縣西十里有候人書地名蓴池問于下吏果有之官家采用云二十四日甲戌留平江朝報自京来逆獄始起金孝仲為問事郎廳矣訓鍊都監及備局公事十六張又至皆兩界逃民刷還及砲保查正等事列邑不勝其擾矣二十五日乙亥晓發行四十里過金化境上又四十里入金城界又五十里到金城縣令趙光錡以藥材差使員向原州夜宿空館二十六日丙子晓向淮陽是日寒甚以毛扇擁面而行行十餘里兩眼如有物閉遮視物不的不知其所以然心甚怪之以手撫之睫毛及眉上凍結連珠耳掩

之毛接於眉毛眉毛接於睫毛睫毛接於毛窮合為
清冰一片南中未嘗見此等嚴寒也行四十里到昌
道驛進官酒數杯口角方解都事如此走卒可知然
走卒只着一袂衣一布衣而汗透背上雖攬轡禁其
疾馳而呼呵不止上下山如飛方知驛卒之壯固然
也昌道數里許有歧路向東者即金剛路也向北者
淮陽路也此去金剛百二十餘里云八淮路三十里
有大川金淮兩邑之界也有府吏來報牒朴敬差即
日入府云朴即馨叔也秣馬于新安驛乃自淮入
金剛之路也暮投淮府伯黃履中以國昏上京矣

黃昏謦叔入來即會東軒夜深醉話各宿東西軒是夕聞承旨及中使自智陵來明當入府云淮陽雖曰都護田結不滿四十殘弊無形而承旨內使敬差都事四行一時來到出站相繼空官下人不能堪當矣二十七日丁丑與謦叔留府余初欲巡嶺東而聞方伯今二十六日自原城巡向春川仍為褒貶云若巡嶺東則恐雪塞關路未及發最乏期故明向春川之路改出路文矣食時方對按未及下筋聞承旨及中使入五里程與謦叔去食床避處衙軒承旨乃鄭公廣敬也聞吾輩在此即送人曰可得相見耶吾與謦

叔偕入良久與語真樂易可愛人也雖曰同年新恩後未嘗再見矣本府不能支供中使之鞭朴浪藉吾與馨叔衆其不堪不督進飯兩行既出後方進食日已向夕饌亦精潔疎淡馨叔歎羨曰是私家精饌非官供也為客久矣而今日方知真味余笑曰非精潔也飢者易為食故也非疎淡也饌少而四分故也大槩人情得盛饌則變色變乎色則動乎中可知脾胃得盛饌則聞氣先悦以故厭心生而不能多食今淮之饌進雉兔則不過一脚進蔬菜則不過當歸葱白嫩芽一二莖進蓋豉則鰱魚卵五六箇而已餘皆稱

是以此脾胃不悶而口能知味矣他邑則大床無挾
床罕必以盈為準安能下筋而知味乎馨叔留數日
後將向南官二十八日戊寅早朝與馨叔別約以春
川原州等地謀酒穩話息馬于新安夕投昌道留宿
客舘客舘久不火點湿氣滿衾氣甚不平新安昌道
皆入山作路處而到此兩驛不得望見仙山而還比
如與佳人約會隔壁聞聲不見面目而別也是夕京
房子来呈朝報七張皆言逆獄事矣二十九日己卯
曉發至金城主倅趙光銘昨暮来自京城欲聞監營
之奇即邀相見年七十二自言非分得此專城之任

問其居海州也言必稱牛溪栗谷矣午後向瑞雲驛留宿是夕朝報又至孝仲之書偕來客裡無聊中得見情友寄問其爲蘇谿何可量也孝彥之問不及必在昌陵矣三十日庚辰曉向山陽驛夕宿狼縣主倅之病猶未有喜又不得相見其子宗泌來傳其語鐵原府使安峽縣監來宿此縣明向春川爲迎命也鐵原沈諿之兄洪正伯之聘君也十二月初一日辛巳行望闕禮即向春川至毋津氷合策馬馳渡寒衆遍體息馬于仁嵐聞方伯昨夕入府以成監司進善病死客舍故入衙東軒云申時到府方伯方封進上不

即八謁黃昏八拜方伯曰去時有寒疾今已快蘇耶仍笑問曰所獵幾何都事不得不殿一人對曰都事所巡處守令未聞有不善治者今日可謂明時矣若皆善治則何必強出下等乎方伯曰聞位高守令不治云其餘無八手者矣然有守令二人受勿為下等之書來呈此宜為下等不可謂不八手矣是夕崔同年精甫及其弟璞璨為見方伯八来不得通刺仍與之做話初二日壬午昨昏伊川縣監李宗義金化縣監沈枕之来見今朝楊口縣監趙瑜祥雲察訪李鎔亦来問方伯送人招八假其辭色余避席曰即日乃

亡母忌辰請退方伯曰恨不早知也亡親忌辰行茶禮於公館可也余為使臣八年凡遇忌辰必行茶禮於所在公館豈非情乎昔余為倫遐即廳八承政院注書某也愀然有不樂之色余問其故答曰即日乃亡母忌辰上位甚嚴不許行祭以此不樂云古者上下官甚嚴故如此都事則有何難事而不言乎余心甚不安須即退去仍問曰在何房乎對曰八即廳房矣曰即廳房甚不好云何不八上房乎曰上房雖空使道所八之處何敢濫八乎曰昔見黃克中為都事不八上房曰凡犯分之事雖小不可為何敢生心乎

此言可謂固執矣余心則不然與監司同入則當處
即廳房都事若獨行則都事為尊入上房無妨矣午
後新及等朴慶元来見慶元即乾元也卞誠之所謂
春川朴家也初三日癸未聞刑曹正即趙景禎以刷
民色即廳拿囚除刑放送京畿江原兩道都事以刷
民稽緩事拿鞫請啓　傳曰令該道監司查覈馳啓
云送奴先世還斲氷渡昭陽往朴直長慶元慶席府
伯及鄭清風雲湖許銀溪適同叅昏還渡昭陽初四
日甲申朴敬叟馨叔八府来即相見昏崔上舍誠元
崔精甫三昆季来見謀酒與馨叔醉話東軒夜半乃

罷初五日乙酉朝府伯設酒招酒湯唱歌仍曰弊府酒湯年少者甚小都事先到方伯繼至故不念又有他星使擇定年少者各數人于兩行次不得已定老醜於敬差道極為未安余曰老少相間改定恐無妨也府伯曰既已定送自府改定未安云韶叔向清平醉倒崔正郎貞元家酒湯一人來于亞房者曾為朴子興丘子時韶叔與之相知余目色以瞻黃昏馱送韶叔德之初六日丙戌終日病醒初七日丁亥刷民查覈馳啓之閑監營到付夕崔精甫兄弟佩酒來見府伯之子婿閔君汝鎮睦君敏善亦出來琴歌俱作

夜分乃罷精甫留琴而去歌小相容量琴明色斯之智矣初八日戊子東海山川集慶魯山香祝幣帛自京下來方伯違和令都事迎香分送諸處初九日己丑將為褒貶而方伯氣不平故不得為之初十日庚寅乃為殿最蔚珍縣監崔吉元請銓判吳書抵方伯以故居下淮陽府使黃履中乃西平之妻甥中殿之外舅也方伯僻左右謂都事曰聞淮陽之事乎以國昏上京而進上人蔘捧之於民間盡數持去政聲又不美吾雖相知之人決難號貸履中嘉善官也即居中見罷方伯之剳果無私事多類此褒貶後即成

刷民查啓；草曰都事到任未滿一月嶺西各邑則已為巡督而以褒貶相議事来會春川褒貶後即為發送撿督嶺東諸郡云；封啓狀後辭退方伯曰何日發程乎刷民之事嚴急須還向此関逾嶺東嶺沿海而下曰公事歷覽勝地可矣吾將明；向春川同日各散如何曰敢不如教昏府伯進酒於方伯招都事同席夜久乃罷殿最後例設之酌也十一日辛卯留十二日壬辰未明方伯送人曰吾將早發有相議事即須入来云顛倒衣裳入拜方伯方伯分付擧行節目仍曰何時相見乎羨君先我著鞭也仕官久速

未可知雖雪天八山無妨縱不深入遍踏亦可以答朋友之問矣對曰沿海而下則正月望間當到平海自平之滎僅三日程自滎之原二日半程欲受由數日歷拜先壠趨謁營下何如曰甚善二月望時余當往江陵留數月巡海濱而入金剛都事亦當原城相會後更向北官之路與吾相見於嶺東共入春山可矣即為辭退府伯待方伯之出早朝来餞都事府伯亦滿酌主客大醉府伯開懷圍棊說盡廢朝時柄臣弄權之事昭陽勝景再過其下而一未凭欄物理有不當者即仆願與閔睦二上舍共賞雪景而去府伯

曰大善余即向昭陽亭二上舍經待於亭上矣樓在大江之上廣野極目縹緲明麗勝花山歸来亭百倍也若待三春百花滿山錦鱗遊泳則勝狀必無窮矣即夕將宿仁嵐驛仁嵐去昭陽三十餘里與二友相別揮鞭而去田首樓頭不任其悵缺矣行五十餘里許有退陶先生書院入拜祠宇馳入仁嵐驛十三日癸巳氷渡母津銀溪人馬来迎於境上矣纔十餘日再度往来此路客齒生酸矣夕宿狼川十四日甲午晩秉炬登程息馬于山陽小憩于瑞雲夕投于金城自狼抵金百二十餘里矣十五日乙未晩與金城倅

行望關禮金城以淮陽封庫差使員即向淮陽朝以
刷還事刑推一人後向昌道歇馬夕宿新安是行也
將八金剔賣雪初八日在春川已發路文而初十日
襄陵時淮倅居中仍念彼已見罷必怨幕官做作虛
言故改出私通不八金剔直向通川而私通未及到
淮陽淮倅不知見罷中路牒報曰金剔雪塞路險決
不可遊覽又報曰全羅監司啓請事目內凡大小使
命之行逢迎羅將不許出待云題送書目曰當初不
察欲八金剔已發路文而更思之必雪塞難通故即
改私通直向楸嶺私通想未及到府且不許逢迎之

事都事到任未久不知有此事目下吏亦不察依舊例書送季後聞来不覺寒心府使如呼寐者深幸此後一依事目施行向事淮倅以　中殿外舅時其勢力欲費制都事而不知已見罷出偃然牒報以止仙山之行少頃改私通来到封庫無官緘至後方知見罷吏民皆知見罷者有日而窃笑不言故如是牒報其為失人心擾此可知前日巡過此府時驛卒執轡而行曰淮倅貪婪托以國婚不計大小人民頭會綿布一疋且栢子大米空庫載去官奴婢五十餘名率去不還者三月今聞下来居民盡為逃避云余聞其

言而雖不信聽然亦不敢不信心窃疑之而方伯所聞又如彼故雖欲不負西平之言而不敢宣力於其間矣十六日丙申晓發到和川縣〻無居民淮人雪上張幕支待淮倅侵漁故也淮人見都事多有喜色淮倅之虐政可知八楸池洞積雪數尺許纔通線路人馬失足則沒脛馬不成歩寸〻而行到楸池嶺底通川人持盖輿及茶酒来迎境上祥雲人馬亦来相遘矣上楸池嶺望見東北有一片鵝青帳横亘千里接乎半天或似長雲中有一點黑子四面雪色問于僕夫對曰海中波濤浮孤島而涵湯也去馬坐輿而

下楸嶺之險半生所未見也仆嶺之路坦如平地矣俯視絶壑不知其幾千仞如以繩自天垂下骨酸心寒閉目而坐汗自透衣賴通人善擡輿直下十五里方知平地乘馬而行又十餘里通倅梁思行出待距郡三十里矣平地行望海色如深青布一疋初廣漸細八通川五里則細如一条青縧横于岩上矣大槩海邊之沙為海波所蕩揚積而為岩故岩上平正横直小無高低海色之現於岩上者正直如布幅縧條馬前此未嘗觀海今始得見故記其所見八郡門有城郭舊址公館繕修屋宇皆壬辰以前所建也有鹼

多海珎精潔可口酒亦稍勝山西諸邑矣余在春川
已有寒感失音之兆再入北関頓無情緒前所致傷
者用事頭疼喘急脳痞痔痛舌上生瘡不能進食日
漸加重到通川益矣将恐不能支保聞江陵有醫局
即欲送人劇来而未知幾日能服藥治療矣十七日
丁酉将向叢石郡守入見曰今日之煖風恬可以泛
舟郡守當陪行余曰陪行未安勿為出站郡守曰禮
不可廢即出余向叢石望見臺上無一人先往者余
意其落莫至臺下則郡人先到叢間裝船設厨矣與
太守登臺俯臨東海遥望東北有山微見於雲間乃

咸興端川吉州等地也臺上有沒字石碑傾斜將仆矣臺前叢石森立海水中其形如束方柱或數十或三四十合為一片方正直立高可四五丈者凡四處雖離婁之督繩公輸之削墨必不如是巧也諺傳新羅述郎南郎永郎安詳遊賞于此故號稱四仙峰叢石之傍欹斜水中者亦多必是當初直立者不止四峰而為風濤巨浪之所觸擊而傾頹矣海中有孤島曰卯島禽鳥卵育於其中故得此名北望五里許又有兩島在南者曰穿島絕壁中有穴可通小艇故得此名登覽畢與太守乘舟張幕又設杯盤自叢石之

南行舟遶迤遶出叢石之下嚮者自臺上所見叢石之狀萬分未得其一也萬片合為一片石壁如有繩墨之迹而小無罅隙斜曲處數仞之上又有短石方正如柱頭斗拱者橫連一行短石之上又有長柱連編上下相接之間汹合如一片無差池高下之異雖以巧舌神筆形容不如一番目覩矣東北行舟至穿島下果有大穴洞見西北日光照耀繞行其下至西北穴中停舟良久波濤出入穴中故舟亦隨浪輕颺如舞蹲蹲矣島北又有絕島兩壁相對相去一里許行舟兩壁間把杯遊覽雖浙江之海門東坡之赤壁

其為勝狀必不過此有一小船自東南漸近余以為漁船即係于船尾支供船也具昇錨於其中進海鮮數味又進新採生鰒膾自叢石設厨處来矣太守嚴敬夫之聘君也雖不能飲酒可與談論也人馬陸行待于西邉即向歙谷太守金君興祥也能飲酒多風情十八日戊戌有公事午後向侍中臺太守佩酒追至侍中臺者故韓明澮之来遊處也以此得名臺在湖水中湖水皆永合臺前湖海之間有長堤横連五里許堤上有矮松滿堤、外即海水也水中有奇石小島數處海水灑石成凍白似玉立極目滄溟上接

天半北望六鎮有山微見南望通川高城之境有所謂夘島穿島又有奇巖絶嶼屹立海中者不可殫記墓上有二株古松無他樹木矣與太守傾盡兩盞而起同坐雪馬曳行湖上清氷其疾如飛甚爲爽快矣氷盡騎馬連轡而行還至縣門外與太守別日已沒矣前途三十餘里通守送炬迎入夜已深矣十九日已亥黎明與通守別行到頭白津臨海作館前有奇巖亂石汝鷗鳧鷺翔集其間已作春聲矣行到甕遷日臨海上路極險隘不容馬蹄通人持盖輿来待坐輿過遷、盡處有層巖斗起通守以爲遊賞處設幕

於巖上進茶酒薏故下平地騎馬一里許行海邊白沙馬蹄下如有鳥雀金石之響所謂鳴沙也數十步還止無聲也海上諸山即金剛枝葉也入金城之界峰巒奇秀片石皆異引領瞻望不忍過去外面如此其中可知行到養珍驛顧瞻西北石劒森立即九龍潭所在處外面則人跡不通必入榆岾到摩訶衍由毗盧峰下攀木緣崖縻繩懸下然後可見九龍潭石劒云高城守李公久澄出待驛站且稟曰太守當於郡門祗迎故先往云荅曰出待已為未安何況祗迎乎太守隨後而行去郡城十五里許昏黑邑人秉火

来迎故過三日浦而不知所在處矣是日之行晓發
昏入計程則百二十里矣自宿新安之後先考妣及
外王母亡兄八夢者凡四夜余致感傷脳瘡喘促進
食不利想必憂疾之心雖在天之靈及爾所在也二
十日庚子謁聖後仍往三日浦太守經待於浦邊巖
畔矣時堅氷滿浦太守作氷車安椅床於雪馬之上
令兩人繩曳疾走先往丹書巖下仰見丹字及石碑
聞巖上又有埋香碑云而巖高數丈寒不脫靴不可
著足攀躋矣遶迤引車入弧島登四仙亭四面清氷
如鋪琉璃巖上有古松十餘株楣間有李克休題咏

鄭汝廓題名矣浦水東南入海二口十里許有雙白石斗起天半望之如對峙石浦邊巖石皆狀如毛群鼈鱉雖欲周覽曲折而水有未合處故不能通車是可恨也更待明春水滿浦柱棹蘭枻尋奇探勝方足快也太守設酒于亭上醉話從容鄭都事浩然繼至日暮乃還浦中本無船遊觀則必招海船故水鮮則過客雖欲登臨亭上而非官力則不能云浦之北岸有夢泉寺古址平臨湖上勝狀可想而遊觀者留連止宿故不勝其擾而僧散寺廢矣二十一日辛丑早發將向杆城東望十餘里海中有雙白石高可十

餘丈屹然相對狀甚奇異此乃四仙亭所望見者嶼石之北又有奇巖東海之瀆石出水中者多矣而未有如嶼石之玉立而奇絶者矣路傍石山上有丹穴丹穴者巖上有巖中空如鍾一邊有穴入坐穴中仰見上面則有孔穴百數或如大甕或如小甕皆内寬而口小口皆向下如蜂房胡燕山鳥可以作巢而無禽鳥出入之迹甚可怪也俗傳四仙所遊處不知何據未五里石山上又有掛鍾巖大槩如丹穴之狀而内廣下垂可容數十人其狀如鍾閔漬記五十三佛自月氐泛海来泊山下俱坐巖下云巖上俯臨碧海

所謂雙白石在其北有石島如覆舟者在其下白鷗海獺出沒游泳海中漁船懸帆往來向者羣石侍中臺所見六鎮之山不復見矣行五里許有鄭浩然精舍從海岸入松堤內有湖水浩然名之曰鑑湖水體圓而明巍雖以鑑名之亦可也湖之南岸即浩然之居宅也曰其宅而搆亭俯臨湖水湖水半氷有海鶴千數翔集其中或眠或行或迓或浴或刷羽或相戲其狀似鵝而丹嘴潔白鮮明與雪爭白揮之不去大為奇觀浩然曰常時或有一二隻往來而今日之來集殊異乎前日豈非為兄添作湖上勝景耶湖

邊有海棠　堤叢生春夏之交棠花亂發則景致必百倍於今日矣矮松滿堤無大小高低松上望見海色如一幅青帳橫布竟堤海中有孤島奇峭如劒立金剛數峰出於西北者如華峯湖之北岸有野店依於石山之下望之縹緲如畫圖真勝境也又五里許至大康驛高城出站矣銀溪人馬當遞於楸嶺而祥雲之馬不來故銀溪大馬二匹過通川歙谷高城不得遞還不得已杖祥雲驛吏至大康始出馬頗好杖不可不用也八杆城界太守以公兄文狀呈病不出站余題其書目曰都事不過一幕官守令出站未安

朝廷事目內凡大小使命之行勿許迎逢出待云則朝廷除弊之意至矣守令出站必不啻迎逢之弊雖無疾病不須出待況此受由調理乎有何生事之可慮乎前此守令自嘉善以下莫不出待而杆城始為呈病豈非挾兩銓之勢乎夕宿列山縣十東二里許有大湖諺傳大水包谷舊縣沈在水底天晴波靜則墻屋依然可見云二十二日壬寅到杆城見郡守金尚宓祥雲察訪李鎬二十三日癸卯早發向襄陽府郡南十里許見仙遊潭之南邊有山麓半入潭心上有松林傍多躑躅舊有亭舍而今廢為墓矣時清

永滿潭節屬蔵永郡人男女鑿氷冲〻矣又十餘里過鳴沙行二十里許憩萬景樓即清澗亭也樓近清澗驛故俗稱清澗亭梁上有題詠數柱西柱刻蘇魯五言絶句矣軒臨滄海不知其幾千萬里深恨目力之有限也水中亂石錯峙如犬牙白鷗翔集無數魚艇往来不絶矣樓之西有臺突起高可數十仞上有虬松俯瞰海水清可數魚廣湖之南十餘里有永郎湖廣湖即俗號汝隠浦也松林盡處入永即湖〻邊有奇巖〻邊有高臺登臨湖上清氷極目永即仙徒遊賞之地也入襄陽界望秘仙臺〻在海水中海恶

不得八臺之西五里許有青草湖形勝不下於永即即勝覽所載嫂成湖也不知何時改名也大槩海遏多湖水者白頭山脉南来関東為金剛為雪岳為大嶺五臺頭陀太白至南海遏而上山極高大故萬壑之水東流而入海者處〻有之八海之際海濤洶湧揚沙岦上故百川流下之沙不得入海積而成陸故水不得達海而潴而為湖雖大雨堤決而旋即沙積依舊故水常盈溢矣夕抵洛山寺登梨花亭俯臨東海八寳日寮二十四日甲辰曉頭為寳日出開牕視之陰雲閉天不得見奇狀此行大不幸也飯後乘籃

輿登義相臺此乃義相法師欲觀觀音真身拜石上二七日尚未獲觀投身海中處也勝狀大槩與萬景臺其揆一也臺之北厓有觀音窟時氷凍路滑不得入即向襄陽府過大浦城十五里入府中無勝觀人家亦不稠密矣見府伯趙公緯漢是夕細雨二十五日乙巳晓大雪飯後將向江陵府伯来見臨別曰客中過歲甚為無聊且洞山縣舍素稱夢魘府妓雖不美可以辟邪余曰洛山之出待自有古規云不須辭洞山辟邪不敢承教是日大風亂雪人馬辟易海浪如山勢若襄陽歌馬于祥雲驛與察訪酌酒禦寒

夕宿洞山縣舍二十六日丙午馳向連谷縣江陵府伯姜晉昌出待于縣舍余即還公狀于府伯仍候問其安未府伯請謁即着冠帶相見仍設酒饌曰金正即玲吾之功族也頃見來書言都事心事未嘗見已相切矣府伯善飲常用大杯過五六巡後府伯曰情未洽當促膝對酌即起執手而坐以大杯行酒仍戲之曰都事品帶何若是華麗乎余本無品帶借得朴士昷新帶彫色雕角白金帶也對曰未嘗立朝今始從仕且家貧不能備冠帶來時借諸親友故適為華麗耳李庇仁尚謙聞府伯來縣佩酒而來府伯曰府

使與都事皆着冠帶庇仁獨不着當飲罰杯仍曰吾之煎子来此淌酌来呼謂煎子可容一升連進二煎子後行巡杯府伯痛飲不亂團欒若知舊矣縣去江陵四十餘里且縣中有厲氣不可留宿即向本府二十七日丁未朝甫謁于集慶殿飯後謁聖于鄉校昏府伯来自連谷二十八日戊申以祖考忌日不出夕李庇仁及開城都事閔叔同年崔賛元金而善来見金君得毅亦来見忝議夢虎之子也庇仁以集慶典祀官来宿連枕本府是夜例為逐鬼故下吏来稟余已許之庇仁不知庇仁飲府伯酒醉卧睡濃夜深後

羣童柬炬擊鼓吹角以枯柴亂打聰户高聲大呼曰賊鬼出周西客舍兩處庇仁不覺至三次夢寐間忽聞讙聲驚起則火光滿室以為失火赤身走出時房妓等張燭而坐外房見其赤身而出以為發狂而走驚愕蒼黃余攬衣而出執庇仁之手曰非失火也乃逐鬼也再三言之而不信良久乃止余笑而譏之庇仁曰吾少時讀書山寺夜半失火幾至不測心氣致傷故見火光則心常驚悸云二十九日己酉晦聞杆城守以刷民未現出尤甚有拿命國法可謂嚴矣是夕府伯出宿西軒為祭集慶致齋也

乙丑正月初一日庚戌府伯早来進酒仍論易不已府伯年過七十而好學不倦公務之暇終夜讀易上下經無不慣誦余語及三十六宮之說府伯曰吾不知三十六宮願聞其說余陳其大槩府伯戲曰都事即吾之師也吾欲為師獻拜盡得其詳午間罷臨衙中何如余曰敢不承教府伯起入衙內余書三十六宮之說送呈府伯曰上經十八宮下經十八宮合為三十六宮也上經十八宮反易則當為三十六卦而上經反易之卦十二如屯反為蒙之類不易之卦六乾坤坎離頤大過也所謂反易者水雷屯倒卦則為

山水蒙他卦放此不易者乾坤坎离頤大過雖倒卦而不得為他卦少此六卦故上經為三十卦矣下經十八宮反易則亦當為三十六卦而下經則反易之卦十六不易之卦二中孚小過也少此二卦故為三十四卦矣大槩上下經三十六宮皆反易則當為七十二卦而不易者八卦故為六十四卦矣午間余入衙內毋彥府伯置其紙於案上方窮究曰吾之前日所讀皆孟浪矣引入衙內曰余喪室久矣率妾而居者半世矣今副室出坐即進酒饌命婢子歌帰去来辭曰吾家葉貧寒奴婢不多此乃功臣丘子盈德酒

湯也顧謂其妾曰吾之晝夜呼讀徒勞矣今日聞諸道前矣終日論經史不已白首為學工夫非尋常底人也日暮乃罷初二日辛亥府伯以國忌不出初三日壬子晚與府伯及金叅奉忠憲行望闕禮後府伯即來見叅奉亦入來府伯曰今日欲見鏡浦云余曰鏡浦氷合雖非其時都事之吏來未可必茲欲往見府伯曰吾即當陪往而今日乃衙日午後當隨往云余曰當暫見即還大監何必為小子勞動乎府伯曰隨行禮也何出此言耶且府伯當此佳辰陪都事遊衍幸矣豈可終日獨坐簿書中與吏民相詰耶余飯

後往鏡湖從西邊入鏡浦臺其明麗爽快非侍中三日仙遊永即之比且諸湖雖美而無亭舍人家或有亭舍而無人居卒時遊覽而已不得淹留止宿清夜玩月此所以不及鏡湖也臺上有閣宏壯可坐百餘人而但為風雨所傷屋落而衰朽矣浦水東入于海浦口舊有江門橋素稱名橋而成橋之處今為沙岸故不設橋已久云矣李聞甫来待于臺上良久坐語曰此間有湖海亭亦甚奇勝亭主忝議金也往見可乎與之往亭空門閉而壁間有書汝益題詩矣聞甫令婢子戴酒兩盡有一罟徑待于此即命暖酒開榼

飲五六大盞與聞甫向金叅奉草堂將欲循海岸而
行由江門橋舊址邐迤草堂其間十餘里馬前有官
吏来傳令公之言曰吾已来待草堂送雪馬須涎湖
中而速臨余坐雪馬聞甫騎松枝置酒盡於兩間令
下人一時急走曳之疾於船而安於馬矣湖中有巖
屹立余與聞甫捨雪馬上坐巖頭酌冷酒數杯後又
馳雪馬入草堂前令公及主人下堂迎入庇仁兄弟
亦来會主人子弟皆在席末矣聰外清冰滿湖而中
間一半則冰不合故海鷗游泳往来於其中矣西望
則雪山叅天北岸則閭閻臨湖家有竹林故判書漁

村沈彦光之家里也判書之孽女吾伯父之副室也伯父家奴僕自鏡浦来者多故余詳聞鏡浦之景致形勝矣今来見之彷彿於前所聞者多矣浦之東汝堤隔海又有孤島綠竹如簀矣草堂在松林之間名雖草堂而其實傑閣想其初先搆草堂其後改造而曰其名也春風秋月炯雨氷雪四時之景必無窮也信所謂三公難換者也日將昏黒余先出府伯随之秉炬乃還草堂之西湖之南岸又有一亭隠映於松竹之間想必奇勝而日暮沈醉過其下而不得入亭主忘其名姓則權也初四日癸丑往賛元家賛元豪

冨几席屏障皆極精好況於酒饌乎醉極將出贊元
鑽門使不得出去設席於庭中移坐勸酒時李聞叔
及金任卿皆會聞叔主人之妾女壻任卿大飲也夜
深開門秉火還府其間十餘里矣初五日甲寅將向
三陟府伯早出設餞府伯情甚款厚每日食時必自
衙中送異饌三四品歷訪金叅議叅議得面腫出坐
外房待之頗厚令其子得毅勸酒彈琴酌數巡而出
往白沙亭李聞甫兄弟佩酒相待矣所謂白沙亭甚
為峙異山上松間細沙鋪地無他草木如水遶波蕩
之沙萬里滄溟連天大嶺皆在眼底矣白沙寒松之

間蒼松林立如麻不見人行者連海邊七八里矣即上寒松亭、下有石井泉水湧出又有石龜體方如箱穿其底三四穴可通水火勝覽以為四仙所遊之時茶具而今觀其制不知用之、法也坐亭上與聞甫兄兮飲酒日已下山矣將宿羽溪而道里甚遠聞甫兄兮挽入其家設酒饌甚侈矣初六日乙卯朝聞甫兄兮把酒強勸飯後往許李臺、在海邊巖上昔許琮李陸俱以使命来遊于此曰名為勝狀隨處益奇不可勝述聞甫伯氏佩盡追至煖酒巖上捉生艱作細膾盡傾一盡而別夕投羽溪縣奴光世持家書

来傳聞志叔、姪来待于平陵自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于今日凡十日皆記在江陵遊覽之事江陵古濊國也漢武時為臨屯新羅敬德王改為溟州高麗太祖又號東原京成宗稱河西府元宗又改慶興府忠烈王改今名本朝曰之江原一道之雄府也地濱東海又多奇勝往、有神仙遺跡故又號臨瀛蓋擬之蓬瀛耳客舍有臨瀛館揭額八坐東軒瞻望海色如一幅青帳横布岧上矣東城内有蓮塘中有小島、上有堂、前種楓樹四五株掩映於屋之簷荷花滿塘之日霜葉擁錦之秋若使觴咏於其間應知清興

自難裁也東軒東北隅有小樓清爽奇絶板上有愚伏題咏府境内池湖亭榭樓臺古跡旬日之間不可遍覽亦不可盡述初七日丙辰朝飲權君德裕酒晝黙于平陵志叔果来矣三陟浦魚使李維賢出待金同年景鍵亦来見金兄家在路傍請入設酒饌款接夕入三陟府宿西軒初八日丁巳與府伯相見府伯趙令公濈也府伯請見竹西樓固所願也午後設酌酒酣府伯命歌極歡而罷酒湯中有愛日花者年三十五善歌詞尤善於鹿鳴篇丁監司好善之所教也其爲蠱惑可知矣初九日戊午府伯携艾於竹西樓

下五十川邊樓邊放鷹目前挺雉黃昏張炬於竹樓燕謹西軒石崖上如列星照耀天半往往投下深潭如流星亂墜此則叢石鏡湖三日浦諸處所未見之勝賞槩傳來古事也燕謹竹樓西軒皆在客舘之西絶壁之上五十川來注其下盤回成潭軒臨潭上可數遊魚樓之東舊有竹林故名之以竹西今不復見竹叢上惟有梧桐古木則栢老榦矣若待春晚江城秋深石崖百花亂發楓樹照潭之日一泛蘭舟則宿願可賞矣是夜山燒映水斜月滿堂倚軒臨溪興致不凡初十日己未將向蔚珍府伯設素饌酌別是日

乃必亨生母之祥日也日晚發程息馬于交柯驛日暮未及沃原宿龍化驛十一日庚申沫馬于沃原中火于興冨驛夕投于蔚珍是日朝自龍化行到瓦峴登召公臺上有丈許石碑永樂癸未閔東畿黃翼成喜承　命賑救駐節于茲峴民思功德就所憩之地累石為臺以寓甘棠之思公之四代孫觀察使孟獻立碑於臺上請南袞銘之矣登臺而東望則滄溟極目嘗聞于山蓼陵如在眼底而陰雲蔽天不得見仙山而過不勝悵然十二日辛酉謁聖于鄉校生田銑尹時衡朱炯張四維等請詩賦題且將宿稟請

考皆善作也十三日壬戌向平海行十里許有萬户營又五里許有聖留窟頟令人作炬待之行到窟下萬户南夢吉隨至秉火入窟中竇口甚狹脫上衣着小帽子繫竺鞋帶縢行而入四五步稍濶行過數步則有斷崖可三丈縣人預為作梯緣梯而下漸入平地寬廣如傑閣下有泥沙水涸之迹上有鍾乳大小之異以杖叩之則鏗然有徧磬響行十餘步又有一穴最為狹隘穴底有水褰裳低頭匍匐以入背腹皆濕矣入其内石益奇怪或若幢幡或若浮屠有若佛像者有若高僧箕踞而睡濃者物狀無窮五色燦爛

皆如金鐵之鎔化自然而鑄成無斷缺偏側不正之迹矣前有停水清徹見底可以揭厲過此則漸為廣谿或有汰川或有石川盱見益奇云而時尚寒甚不可脫衣濡足故不得深入而還阮出易服盥濯與萬戶酌別到德神驛歇馬行三十里有望洋亭、在危岩千丈亭前有臺目極萬里日將昏黑秉炬行五十里入平海郡吳察訪景虛亦自榮鄉過寧海而來夜深不即相見十四日癸亥與景虛往月松亭、郡萬戶營門樓也余友叔姪亦隨之自平陵以南凡遊賞勝地二人未嘗不隨焉郡守載酒饌領紅粧十餘人

登亭令萬户射侯、設松間白沙鋪地無拳石無雜草落、蒼松十里叅天沙上只有躑躅滿地長不盈尺若待春風花見奇絶松下又無落葉蓋海風吹常、流轉不定故草不得生塵不得着而躑躅之出於沙上者如彼其不長凡海邊沙上海棠之絶出地上而開花者皆職此也步出東臺臨海設席雖不高而眼界通豁漁艇飽風来泊臺下且歌且酌日已下山新月出海、色如銀真關東奇勝境界也諺傳 戊宗問八道射臺勝處令畫工作圖以進只得二處而月松其一云其勝狀擬此可知浦名本越松而昔有

一萬户報牒中以月易越監司以為不識字而殿最居下萬户非不識字松間月色景致無窮而越字無味故不勝豪興而易之也世雖譏笑而後人曰此以月松名亭揭額惜乎萬户之姓名不傳也十五日甲子晓行望闕禮仍謁聖見景虛於清香亭郡守亦来與景虛别遂鳳棲亭午間主倅送酒饌進生鮑麵他邑之所未有也問其造法新採生鮑細切如綵又以柳笥盛水飛綠豆粉投細切鮑綵於其中以手搖笥則豆粉自然塗盡然後烹之故狀如交麵無刀剞劂切之迹而潔白如氷矣昔有一郡守飽知味善造饌

仍成一卷方書教膳夫以飲食造法故平之饌味為
諸邑最至今方書留在郡中蓍人欲傳其法納質願
見而平人秘不出云饌雖美而俗不美矣是夕月松
萬户申世豪来謁以由狀不来之故留待數日帰思
不自禁也十六日乙丑留鳳樓亭主倅崔輔臣通政
武班也終日坐於門外而不相見者有可避之嫌也
十七日丙寅向寧海寧人出待進茶酒夕入府中府
伯高用亨稱病不出十八日丁卯晩裵望觀魚臺而
咫尺不得見抵李宜寧家東方始明門不開矣宜寧
聞即出来待之甚厚酒饌極其豐珎其子二人在側

矣息馬于蒼水院逋欝峴宿英陽驛十九日戊辰晴行十餘里入真寶縣監亦稱病不見凡使命之行不論他道而兩邑待之如此亦可以觀世變矣與志叔相別志叔向禮安余向花山臨河縣户房進鷄脚酒數杯行十餘里花山人載支供出来矣夕入府：伯上京未還禮安縣監楊時遇以無任適来金提讀擇之金以道柳汝吉皆来見設酒盤夜深乃罷聞裴益哉来在西軒而禮安即入見故送人相問而已不得相見前十月路上呼新来淺久阻音問豈不欝陶乎

二十日乙巳恐為酒伴所挽晩起催鞭朝飯于權判

事重常家歇馬于廣興寺夕還于家廿一日庚午留家與鄉友會話孝徵自義山来訪留宿翌日辛未向豐山廿三日壬申金巨源自牛谷别家佩酒来見留宿穩討廿四日癸酉由伏書目始来留三日卽来云是日奠杯于先人墓廿五日甲戌往路左省先祖墓見韓進士兄及進叔夜深還家廿六日乙亥留家廿七日丙子登程八邑中見鄉友於鄉堂八拜主倅夕到豐樂亭郡人来告曰安東府使有拿命故郡守往昌樂云府使李公尚伋也曾聞棄官而歸還到昌樂修正重記時日將昏黑欲留豐邑而急於相見即向

昌樂則安東已踰竹嶺裴益哉與察訪方在郵舍須
吏善源舉其子及二婢来余曾與善源有船遊島潭
之約八榮邑聞之則聞已載酒向昌樂矣以安東拿
去之故興盡而還待余於豐郡欲與相別聞吾直向
昌樂昌夜追及不欲失信矣花妓二人為見花倅亦
来留宿是夜與善源益哉及金潛不脫衣冠而坐達
夜飲善源酒或歌或琴東方已明矣察訪不飲酒且
有疾夜深入去平明乃出矣二十八日丁丑醉不進
飯踰竹橋息馬于長水宿蒲浦縣二十九日戊寅行
到堤川縣少留暮投神林驛原人出待昏聞妓物故

昨日已奠云三十日已卯到營下八拜方伯曰受由三日而留家六日不勝惶恐方伯曰雖過六日何妨之有語良久辭出方伯曰姑留談話可也仍笑曰都事之旁妓病死云所謂獵山猪而失家猪也又戲曰無子之妾不必行素明日過　國忌後當煮艾於朴堤川家堤川即朴公宗賢其父舜元曾為榮川郡守夕牧使来見二月初一日庚辰以　國忌不見方伯初二日辛巳迎赦文初三日壬午朝見方伯李理城胤男来見無酒琴歌與善源之進食奏樂無異矣初四日癸未細雨終日留客所初五日甲申方伯以煮

艾為辭往堤川家都事陪行牧使亦往妓生十六人隨之方伯曰妓生輩堂小而無坐處當坐溪邊白沙去堂前數十步一行列坐紅碧衣裳相間照耀此亦奇觀也夕韓翰林興一亦来招妓生坐於堂上堂下迭奏琴歌日暮方伯先出牧使隨之余與翰林登主人東壁主人之酒已盡命官酒酌數巡而出初六日乙酉病醒晚起聞李茂伯翁昨已来到即邀相見午間黃尼山及保安察訪来見夕韓翰林見訪初七日丙戌早朝往謝翰林原牧亦来矣與翰林拜別訪營下方伯送語曰余即往見翰林都事先往待之方伯

即至翰林舍次都事與牧使皆在外次即招入坐元忞奉振淏翰林之從兄也亦招入来方伯令下人取營釀倭柑子煎藥牛脯等分三無設令勿入官酒官肴曰原酒不好牧使須作衙釀前在堤川家方伯謂牧使曰牧使讀古書將以有用可以經綸國家乎牧使不知其語意徵咽不答堤川笑曰朝廷不許經綸之任如或注倚則何難之有方伯笑曰經綸尚且不難則況於釀酒乎願與牧使共作佳釀牧使出来則當令裨將監造之裨將善釀酒者也牧使笑而無辭今又以衙釀伸說之未知牧使之能施否也方伯酌

三四巡與翰林別余亦隨方伯出牧使来見舍昨午
聞元叅奉亦来見再明上京云夕朴堤川来見余欲
明、往見金校理世濂堤川曰還路歷訪則作艾湯
以待之初八日丁亥鷄鳴後大雨朝天動夕元著作
振河清之元叅奉振溟雲擧兩中来訪雲擧叅奉之
舊字也今字犯吾先祖掌令公之諱字不敢呼故言
其舊字朝鄉校送酒盡猪頭釋奠膰肉也已令喫夫
烹飪即與清之雲擧及李茂伯共破令又黃昏唱歌
歡若舊交夜深乃歸又黃昏府妓名清之、愛物也
初九日戊子早入歇廳方伯送人曰氣不平不著冠

帶日晚當相見即退舍酌午後再入良久接話方伯曰聞都事昨昏與元著作兄弟飲酒極歡云然乎余若知之則亦當往叅而年少之友皆棄老友而不言可憾對曰嚴不敢告方伯曰吾何嚴吾觸食人乎終日寥寥閒坐豈不欲共話乎火頃為謝著作請退方伯曰都事今日亦將醉矣病夫恨不得相隨也即退往見清之果設酒談話日暮乃還約以溪邊耆艾昏聞宣傳官持標信下來以其太監二負出來故督捧三結収布也初十日己丗晚李茂伯將啓行到門外喚起甘夢倒衣開門燈下封書寄送八拜方伯方伯

飲之以酒令房妓二人行酒曰此乃牧使所送衙釀也仍謂房妓曰汝等嗜酒常竊盜飲今日以杯量出而煖来余病不能飲汝等各執以進剥黃柑作肴酌訖手撫所坐氍毹新褥曰此物何如曰甚美曰都事處當給一氍毹作褥何如又曰紙地筆墨亦當優給而列邑所納未盡捧畢捧後當給又曰聞都事家貧云當給綿一同用作衣裳則室內豈不大喜乎余稱謝曰感不可量然而方伯有印刺不與之病寧保其終能狀施耶午後吊金校理還路拜朴堤川堤川有酒日暮乃還十一日庚寅朝金君宗汎来訪金狼川

敬直之子也飯後清之雲擧來訪蚕娘川敬直之子也飯後清之雲擧來訪横城倅送肯酒兩盡雉二首與清之雲擧燈下酌盡緐以官酒鷄鳴：矣十二日辛卯與清之雲擧設奠艾會於前溪汝石之上朴堤川李保安亦會牧使已許出來後入見方伯：：聞之曰渠輩不告老夫吾等亦當醉話既醉牧使辭出將赴會所方伯方坐肩輿持節出來高聲詰之曰君輩何不邀我而為此好事乎對曰非徒嚴不敢達昨者聞有不安候且日氣猶寒故不敢告俟罪：：牧使亦大醉曰妓生何不盡來乎招禮房曰先到者

置簿不来者挺致有玉只勝春成春者名妓也皆補
疾送人挺来玉只成春以艳服蓬頭扶曳入現牧使
命作新鬟改著鮮衣即令起舞跛躄不成舞矣朝余
已題名招妓十餘人他妓皆不知方伯牧使不意出
来故多有不来者方伯曰不忝之妓牧使明當施罰
夜深乃罷列炬而還可謂客中勝事也雲峯明晓上
京即夜更来舍呼夜深劇談而別十三日壬辰訪金
丹陽命龍丹陽金政丞應南之子韓山李氏之外孫
也移時談及南中之事曰家君共鶴峰相切故吾亦
與其子兄巨源相厚云還于舍呼聞雲峯更来不相

見而去不勝悵歎矣少頃清之來見李理山亦來清之曰此時得美酒數盡則可與相破理山曰吾為都事釀酒已熟而未及取清奈何余曰白酒甚好何必待清即送人醖酒而來味甚香烈終日飲仍與清之見牧使於衙軒張樂痛飲而出清之亦來舍所約以翌日尋院夜深乃歸十四日癸巳朝李進士稹來訪韓山李氏也飯後八拜方伯奉話半日歸館午睡昏金良胤佩酒帶妓來妓即琴春也以歌鳴令奏滕王閣序甚為寥亮是夜月色如晝群動皆息朗然不知身在城市中矣十五日甲午尋耘谷書院庙享元先

生諱天錫高麗末與圃隱相善清之其後裔也祇謁祠宇後與清之及吳進士迂吉李惟清李惟源飲院酒與清之并書而還院前有石壁劒立千仞溪流清澈注其下於此可以想像先生之氣像心迹矣十六日乙未八拜方伯夕橫城洪川兩倅來見十七日丙申洪川以毛將農牛差使負兩中辭歸午後橫城亦冒雨擎別十八日丁酉朝丹鵲自鳳山來鳴十九日戊戌方伯向酒泉牧使八見舍砌曰午間當奉話而舍砌狹隘請臨衙軒蓋原城自經倭變之後客舍燒盡無餘厥後搆新月軒於銀杏樹西監司恒留焉搆

別館於其東百餘步無他公館都事當入於此而房舍八風寒不可留故例入村家此舍所以挾隘也時元清之崔上舍基鮮適来牧使留之設酒樂令妓起舞終日極懽為都事明向北関而設餞也府伯頂玉人也姓閔名機年五十八温雅端重不喜言笑清如氷玉秋毫無犯為政自然無矯餙釣名之事民皆畏而愛之士多敬重之性不嗜酒而能飲故雖滿酌而来必盡飲而不出殘杯行到客亦不致察其卒飲與否故常先醉：必極其談笑以扇考槃曰吾不知樂譜音律必以高聲齊奏為善令妓生作隊起舞

一時高聲合曲衆手爭拍大作懽聲雖似昏醉而須
臾復醒矣二十日己亥將向横城飲理城酒乘醉歷
訪清之與清之半日醉話夕抵横城沈君之漢亦来
相　横倅設筵夜深穩話二十一日庚子歷拜鄭司
諫基廣秣馬于蒼峯行五十里投宿洪川洪倅以差
使負己出南宮舍人撤送人相問名同桂籍故也昏
鄭司諫送人致謝矣二十二日辛丑中火于原昌夕
到鳳山與府伯相見二十三日壬寅留春川午與閔
睦二君相見崔士精三兄弟及崔君誠元金君宗泌
来見二十四日癸卯留府伯設酒穩話二十五日甲

辰渡昭陽訪崔正卽貞元又見金狼川敬直歇馬仁嵐夕宿狼川二十六日乙巳將向金化褥食未畢兩下縣監出見請留二十七日丙午憩山陽縣夕投金化與縣監及銀溪察訪酔話二十八日丁未息馬于通化院夕到東州與府伯相見府伯之母外孫朴長遠卽来寒暄二十九日戊申晦留鐵原三月初一日己酉清明將向平康府伯送朴秀才曰日已晩矣且有公事請留今日不得已留宿初二日庚戌向平康過叅封舊墟城池彷彿有遺迹古井荒廢傍石等堘塲僕夫爭飲曰此乃國王所飲之井也暮投平康縣

見縣監趙涑燈下見朝報中有傳旨令本道都事陪
行仁城日期已迫即昏出路文向洪川之路初三日
辛亥晚發過金化夕投狼川行一百五十里矣終夜
委席頹然如不復運身矣初四日壬子早發向春川
之路行二十里聞仁城之行昨已過洪川知其不及
還入狼縣秣馬于江頭村舍徑向獜蹄之路沿江百
餘里入楊口縣楊縣客館久廢不可留宿移寓閭閻
間初五日癸丑將欲早發而持冠帶者已向春川送
人追之而時未還來且私騎雖空行而老脚疾馳二
百七十餘里烏得不病卧而不起以故少留日出乃

行踰峻嶺二峴蜀道之難安能過此行五十里到馬
奴驛江邊江則昭陽上流源廣流急不能騎馬而渡
招致藍輿乃渡八驛岾楊口猼蹄兩倅在驛支供聞
仁城之行到境上疾馳往迎陪八驛舍留宿初六日
甲寅朝問其安未荅曰如我罪網中人致勞都事且
承垂問不勝感激吾欲先謝而以罪人之故不敢鼓
飯後鼓程緣危棧行十里許到津頭駐輿移時待厨
傳男女盡到後乃渡又駐越邊待中使以下衆官皆
渡乃鼓行五里許入縣舍留宿縣甚殘故支供不豐
而饌饍頗精潔以故獲免譴責縣監之幹能也縣監

尹佶之子衡覺也雖謂之駢角可也初七日乙卯留
初八日丙辰發行縣東五里許江水深可及腋衆官
皆以籃輿渡江到路中少進米飲踰三大嶺抵嵐撟
驛嵐撟猶境也猶縣力殲不敢當嶺西春川狼川等
官當幷力而監司時在嶺東未及分付而襄陽出待
嶺底元巖驛以次移站似便故都事不待監司之令
移関襄陽來供于嵐撟一遑牒報方伯故府伯不得
已冒雨踰嶺來待于此是夜大雨初九日丁巳仍雨
不止不得登程支待之事極可慮也終日雨下山水
大漲而襄供僅支朝夕方伯訃無所出馳関都事曰

都事不待監司之令任意善處云都事亦末如之何也須史衮人負戴米餼而至故一行百餘人獲免陳蔡之歎初十日戊午踰彌時陂行者上必戴足踞下必踏頂後騎者伏馬鬣而登枕馬尾而降山石之犖角及有甚於楸池嶺矣祥雲察訪領人馬待于嶺上銀溪保安馬卒十餘日遞歸登嶺上俯臨東海青草永郎等湖如開粧鏡矣下至洞口洞壑奇勝泉流石上急而為瀑緩而成潭又於洞之南邉山上有石壁千仞列立如屏奇峭抻天僕夫曰巖下有窟風雨不入不設墻屋而高僧常住其下云意以為雖金剛之

佛頂天台之赤城何以加此停驂登覽則可以較他日金剛而承　命奔馳不可少留後此若得閒行臨溪濯纓倚巖長嘯則足以暢今日酷愛之情矣行到元巖方伯来迎驛舍即還清澗殘郵不能支故也十一日己未中火于清澗仁城八萬景樓中使及高城杆城金吾即宋熙祚邀我登臺酌酒令漁人沒入海底摘取生鮑海參剌文魚盤進于臺上蜿蜒有生氣矣夕到杆城仁城八客舍方伯八衙軒中使八西軒經歷八即廳都事八西門外鄉序堂十二日庚申方伯享中使及經歷江陵設辦襄妓五六人奏曲酒酣

中使招妓生饋酒饌曰饋之；事吾輩亦飯之云方伯即送一妓于西軒妓有厭色十三日辛酉兩方伯令都事監捧進上藥材夕畢捧十四日壬戌將向襄陽辭方伯冒雨登程郡南二十里烽嶻山下有鳴沙數百步大熱日曝則善鳴雨濕則不善鳴人馬不踏處則善鳴是日兩下故雖有聲而與凡沙等余徃來海邊非一故已試之矣息馬于清澗本郡當出站而本郡獨當仁城支供故監司令通川出待清澗為中使經歷回路也黃昏抵洛迦山寺；僧十餘人秉炬出迎歷路見杏花衰而桃李方盛杜鵑半落而躑躅

爛漫松下有沙；上有花路傍左右山原遠近皆是紅錦遠望則海色接天微風不動香臭擁鼻此行頓不覺行路驅馳之苦矣十五日癸亥早起見日出而淡雲連海日色不分明是可恨也寺門外梨花方盛新雨初晴景致不凡坐籃輿上義相輩令漁人采生鮑作膾命酌官酒令避風兒唱歌又奏流民歎聲甚寥亮悽惋流民嘆府伯之所作也府伯教府妓常令習歌或有遺忘者則杖之故歌妓各自傳書日夜習之避風兒其一也漁艇汎；往来不絶漕船舉帆飽風如飛目極萬里海天一色客中清興口難容說又

乘藍輿披竹緣崖入觀音窟架屋絕壑之上掛佛像于北壁東西有小窓俯視巖穴間十餘丈海色眷撞澎湃令人驚怖矣勝覽云我翼祖禱祠于觀音生度祖黃昏坐賓日寮窓外攔干月色如畫梨花成雪且歌且酌話到三更十六日甲子將向江陵行到府內連倉驛府伯欲見金剛已請方伯故方伯至高城托以公事招之府伯早發欲見我於洛山仍向杆城而余亦早動相值於驛前府伯小避相見非便故送人致語而過去渡南大川秣馬于祥雲洞山夕宿連谷縣十七日乙丑朝同年崔慶榮善膺佩酒來見午

前入江陵督運御使宿鏡浦草堂將向襄陽府伯送于湖上夕乃還余本欲見御使而恐或相遇於路中則勢似非便故棄周行而由小路徑趍本府則聞已自鏡浦遵大路而去矣是夕金叅奉忠慤来見十八日丙寅留府伯設酒十九日丁卯船遊鏡湖平陵察訪辛喜業集慶叅奉崔光泂前金吾郎金會宗同年崔慶榮金聲遠李尚馝皆来會李尚馥亦佩酒来尚馝之兄也二十日戊辰府伯又設酒樂與平陵極懽二十一日己巳府伯又設酒平陵亦叅二十二日庚午病醒二十三日辛未向三陟擾方伯之関督沁

史雜物也秣馬于安仁驛李君尚馥亦佩酒来待夕宿羽溪縣是日朝落馬于江陵城外堤上初不知傷處昏始覺腰脊臀骨甚為酸痛二十四日壬申權君德裕邀致設酒權也曰事偕行午後史憩于平陵夕到真珠趙府伯已為權御使弾罷羽溪陷之非其罪也三陂浦僉使為無官平海郡守以雜物差使員亦来會二十五日癸酉與平海及僉使泛舟竹西樓下權君德裕金同年景鍵叅別座尚義亦叅載歌者十餘人又令三十人登西樓擊鼓唱歌紅裳綠衣相間列立且歌且舞使不得坐影落潭心上下凌亂優給

酒盡使之飲之無一人不能飲者或揚觶起舞或拍手頓足聲振半空各盡懽心望之若羣仙飛下矣黃昏自北風至燕謹設炬無數或立欄干或立石角或舉火亂揮或投火潭心如流星亂落自天而下閔東勝狀此其尤也前此趙使君雖已鋪張而寒不泛舟坐於川邊頓不如此日之盛舉矣然而初見之人大為奇觀今來春暮僉使主張僉使武人也極力生色遠引海船中夜上灘結船張幕盛備酒饌叢花江樹百物呈態前日之遊觀兒戲耳夜深下陸左右設炬令酒湯分行歌舞鼓角相雜即使命之過作竹西樓

前船遊則例設此規故云待黃昏列炬而罷想太平
之世好事太守劏為奇觀而至今仍之矣二十六日
甲戌將向蔚珍而平海有揆督之事而平海親到磨
勘不可為蔚珍一縣而往且八山節候已晚故移文
蔚珍使呈公事於所在處還向江陵二十七日乙亥
觀凌波臺登臺而東望則有大島微見於天末者非
于山則鬱陵也山形北面高而南邊低三峰嶙峋如
卧牛向北之狀前在石公臺雲暗不得見者登此臺
而見之亦幸矣臺前有高石四五丈屹立海中如人
拱手正立可敬可愛而不可狎近矣然上重而下細

其勢似不久矣臺下咫尺之地俯見長鯨露背自南向北而去狀如魚而色則黃黑凡觀海者遙望海中之噴水如霧以爲鯨戲而未有如此之昭然近見者矣臺本海中孤島而沙積連陸可通人行臺邊沙石上有人居五六家矣與僉使別夕宿羽溪二十八日丙子到安仁驛府吏馬上呈狀曰府伯移站于楓湖出待云馳向楓湖府伯與李參安鰲及金崔兩僉奉李尚敏暨士友會于湖邊松下楓湖亦勝地也在府東十五里許寒松之南李君尚馥所居之洞也府伯舉網得魚或炙或膾把酒極懽日暮過寒松漱恭泉

登白沙訪古寺夜深八府二十九日丁丑晦以　國忌府伯不出金叅奉来見四月初一日戊寅府伯邀致水閣；在衙軒門外蓮塘上故謂之水閣昨日乃金叅奉初度也以　國忌不得請府伯叅奉府伯之姪女婿也盛備酒饌膾鏡浦之鰕炙東海之鰲率其子婿四人而来終日盡懽初二日己卯府伯設白日場請留都事故又留三日躑躅已落而海棠方盛金剛之花必不及見矣初三日庚辰將向襄陽陪府伯往鏡湖草堂主人忌邀故也叅安父子及崔叅奉皆會設遂張樂日暮乘舟向連谷府伯曰歡意欲同舟

追送于海壖而主人設酌勢難捨去然當遠于將之步出湖邊立見乘舟令載酒餼命妓三人乘舟唱歌府伯還八草堂佇立目送揮扇揮之者再三示其不忘之意余亦以扇應之舟中草堂之妓以歌互荅依依然悵悵然無異千萬里遠別者矣海風東來湖水增波綾〻行舟下陸騎馬田首草堂炮樹微茫矣落日揮鞭沿海而行路無行人野無居民蕭然如入神仙境界矣行三十里投宿連谷縣初四日辛巳歷訪崔同年善膺崔兄搆草堂於巖上堂臨小湖甚為奇絶投網得魚盛設杯盤李庇仁亦佩酒而來主人手

寧嵇琴令鏡浦仙唱離家居人行子不勝悵黯庶仁結两帶而飲余以刀剖帶而去夕宿洞山縣初五日壬午登河趙臺：高千仞俯瞰滄海蓋河趙二姓同遊臺上以此得名如許李臺也勝狀百倍於許李而名不載勝覽豈非河趙二人出於勝覽既成之後耶然河趙之前未聞有四仙来遊臺上豈鬼神慳秘於四仙哉想必記之者遺忘也四仙之後豈無尋奇探勝之人而至於河趙而得名是亦數也登臺而西望則蒼松挾路十里逶迤松海松林處：有之而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前在江陵聞諸金恭奉祥雲松林路

中有一石重可力士扛之若或移置他處則祥雲里婦秘處必一時腫痛故驛人每：着望守之雖事者投水埋土必勤覓窮探還置故處然後腫患乃息江陵有一曺姓女年過松林令其奴密置遠處而不久還于故地云余過松林馬上昏睡間忽念其語路中果有移置石矣雖涉語怪可以儆眠秣馬于祥雲見察訪夕入襄陽府初六日癸未大雨如注終夜不止初七日甲申明乍晴登東臺大樹下基在客館之東望見南大川二水大漲曠野如海此亦勝觀府伯聞吾將啓程設酒相見命歌妓奏流民嘆余謂府伯

曰此曲、盡厥朝時厥政譏刺權奸何以得免中傷之患乎府伯曰吾在湖南無聊作此歌羣謗蜂起將有不測之禍故余不得已而見爾瞻自解云府伯多有豪氣語必驚坐不厭花柳而視酒為何物杯用麻子皮飲不浹唇又不知勸客暫辭即轍故余故不辭任其行酒十餘巡不滿一爵不知有何興味而令妓奏歌乎府伯曰前途溪水皆漲且無橋梁留洛山觀燈待水落蔑程大善云余即向五峯寺梨花亭畔綠樹濃陰義相基前白浪如山洛山勝景霽後尤奇初八日乙酉曉望見日出纖雲連海、色微茫但見紅

玉盤隱映於雲間矣洛迦奇觀日出為上而三到東臺一未獲見為此行一大欠也僧言春夏之間海常多雲氣故得見日出之時甚稀八九月則風高雲消海天清明可以頻見見之云而嶺海萍蹤本無定處高秋更來又未可必令人悵然黃昏不禁寺僧作佛事鳴金撞鼓誦經周匝列燈簷角可謂奇觀矣初九日丙戌朝向杆城登青草亭火留湖水堤決深不可渡沿湖上邊而行五里許登秘仙臺臺在海中從淺灣而入倚虬松而坐盃酌東海俯臨盤石可坐數百人過永郎湖憩清澗亭夕投杆城見郡守於衙軒初

十日丁亥將向高城見任輔德性之於西門外配所
晝點于烈山息馬于明波大康過鑑湖〻外汐堤海
棠花盛路出掛鍾丹穴巖下抵南川〻〻大江也出
自金剛得雨方漲郡人裝船以待擊揖泝流五里許
下陸入客館疲卧不得見郡守十一日戊子朝郡守
出接飯後往三日浦主倅與梁別座應澄先往待之
別座郡守之坊族也朝郡守為梁請同遊三日金剛
已許之矣余後至泊舟丹書巖下巖之北面丹書六
字曰永即徙南石行諺傳好事者深斲字畫而丹不
滅云丹書之傍有龕橫竪青石碑必記四仙古事而

巖甚傾危童稚不知命者僅能攀緣如我老脚不得
登覽矣巖上有埋香碑元至大二年江陵道存撫使
金天皓與山僧志如埋香木于沁海各官誌其地與
條數竪於丹書之上聞倭賊擊破云而餘存字畫分
明可考矣行舟沁北崖見獅子巖回泊孤島下登四
仙亭終日醉話聘目湖山之間飄然若羽化而登仙
矣十二日己丑將入金剛登覽海山亭與梁澄之并
轡秣馬于京庫〻即金剛山僧儲粮處也謂憩房
也平時則恒留數千石而今則只留數百石山僧来
守卷米輸去而高城郡窘乏則常〻貸用云矣行十

餘里到百泉橋棄馬上橋ㄑ以板子新造如樓兩邊作闌干俯臨泉流三四丈此為初頭第一勝觀也揄帖僧十餘人持盤輿来待于橋頭坐輿登山高若升天然嶺上有井所謂盧倉井也俯臨東海及高城郡界三日浦見於山間者如破鏡焉嶺即狗嶺也躑躅滿山綠陰挾路遊山正得其時矣行十餘里有一小峴曰獐項沿溪五里許到揄帖寺松檜海松相間林立寺前有山映樓五架水過樓下甚為清爽磁石多産于此成化丙戌　光廟行此寺命僧改營遂為巨剎仍起此樓云與澄之坐倚西檻俯臨清溪始覺身

在仙區與塵寰隔絕矣自山映樓升階八解脫迴轉二門、内左右有四天王土像極其奇恠由泛鍾閣下入觧仁寶殿金字揭額殿中作木假山安五十三佛於山之隙皆金像殿中丹艧金碧照耀上下皆極精巧雖平時之奉恩奉宣之盛麗遠不及此寺中諸堂屋皆然殿前有青石新造塔十三層高可三四丈上有金表隨層四角皆懸風鐸風来則有聲僧言此寺於甲寅年失火燒盡慶朝時自宮内造成故極其奢侈云嗚呼失火不數年百餘間渠、樓殿其壯麗宏侈百倍於前日觀其捨施之盛福不可勝感而

五十三佛安享傾國之供恕視敗亡之禍佛若有靈於心安乎泛鍾樓東有大觀殿安昌縣宰盧倩木像蓋聞揄岾佛自西域月氏國泛海而來泊卦鍾巖下倩率官吏迎及京庫有佛憩息之處故名憩房登山時有白狗前導故名狗嶺渴求飲時有泉湧出故名盧倩井行十餘里不見白狗有獐出現故名曰獐項八山中聞鍾聲來見則懸鍾揄樹上五十三佛列坐池邊故倩奏于羅王、駕行創是寺曰揄樹以名此寺事在輿地勝覽閔漬所記閔漬何如人也何所聞見而倡成理外之說以惑世誣民為萬古之嗎矢耶

十三日庚寅將登萬景臺出寺門西壁上有庵曰明寂北行二里許山麓有一庵曰漕溪庵之西北有石泉ㇾ有舟潭ㇾ形如舟故得名漕溪僧斲木引水自舟潭橫統山腰注于寺門外矣洞口左右皆是石壁川流石上步ㇾ奇絶躑躅滿山照耀一洞盖輿上可以手折花枝洞裏只有擔栢不見松樹矣路甚險阻捨輿步行數里許抵一庵曰雲水甚為開豁可以少憩盖輿髑石折足留庵改造後向萬景臺自雲水庵東北坐輿直上前引後推寸ㇾ以進至下霊臺飲水一盃有一老衲年八十過中霊臺憩霊隱庵枕上有

鄭翰林祕三昆季仰書姓名矣登萬景臺杜鵑花方
蔟躑躅纔結未開矣南望諸山隱見於雲間僧言太
白小白五臺雉岳雪岳皆在眼底云矣東臨滄海杳
茫無涯高城南江如布練帛海中雙白石昭然如對
恠石北望眺盡北諸峰最為高大東北衆峰白如雪
山西望一高峰連於萬景者曰彌勒巖密奇峭巖下
有窟曰養真窟中有一絶穀僧云西南俯臨一庵名
曰香爐庵東臨二庵在北者曰栗庵在南者曰隱身
庵大栗登臺而四望則自震方歷巽离至坤方皆是
土山自兌過乾坎至艮皆是石山色白如銀眼底萬

狀不可盡述萬景臺者非勝覽所載萬景峰也楊公士彥始登此臺而名之云還霊隱庵晝黙後向佛頂巖步至等修庵少憩又步行踰一峴如自天懸下至等修窟有僧暫踞簷下步涉石川坐輿東此踰一大嶺遶行山腰至佛頂巖登臺之處巖石不相連下臨無地作棧道通巖上歲久木朽心骨酸寒余不欲登臺而自念到此臺邊咫尺不得登覽則盡棄前功矣手足并行得達巖上俯臨不知其幾丈北望之山皆是石崖叅天崖上有二小庵西曰寂滅東曰栢田西北間有白石列峰二十五皆玉筍森立矣寂滅之南

有十二瀑布謂瀑流十二層也今日所見則只有七層其餘必隠於草樹間矣臺上有穴可容人身其深無底勝覽所謂佛頂和尚巖上說經龍女湧出巖隙而聽法處也東望日本境界不分明者非有所蔽目力有窮也南江之汝水相連海門之砥柱玉立其為明麗奇絶殊勝萬景基之所見矣俯見圓通庵松林窟南望則雪岳接天樹木葱鬱矣還向揄岾過成佛庵古址庵臨東海可望日出處故為外山之名寺而往来佛頂者為見日出常留宿山僧厭其煩擾不肯来住故庵毀而餘古址云矣南踰一嶺入上雲庵

亦荒廢無僧矣還入揄岾諸髡致賀曰凡遊山者或遇雲暗或值風雨非徒不得遠望中途而還者比比有之今都事之來日吉辰良萬里無雲躑躅亂發得其時哉得其時哉躑躅有三種有深紅者有淡紅者有白色者相間爛漫如束如積遠近迷眼僧言從前躑躅之盛未有如今年之滿發云九淵洞水與外水岾洞水合流于漕溪庵前過揄岾山映樓下南流過楊口縣界東北流與百川橋水合于京庫之東流至高城縣西五里許分爲兩川一爲高城南江一爲北川過三日浦口入于海百川橋水即佛頂臺前水十

二瀑下流也毗盧峰為金剛之夢一高峰一枝東南来者為萬景臺矣十四日辛卯自揄岾八外水岾洞洞壑奇絶或步泉石或輿線路左右石峰竦峭森列東西顧眄眼力無暇恨不得抻羽翰而飛騰也行十餘里登一嶺即外水岾也東北望洞口石峰森列劒立殊為可觀而樹木掩映不得洞見蓋佛頂庵二十五峰而山之形容面目不同殊勝佛頂所見而路絶難尋如別佳人又踰一嶺而一嶺前横即内水岾也淮陽迎逢吹手来待嶺上矣酌秋露炙餘項魚坐輿下令吹手引路有山中興味前此淮陽前府使托稱

事目不出逢迎故先文季後已除吹手而令府使送来故山路寥寂中不敢力止然水石之間無十步線路或登或降或涉或跳吾之足甚勞而僧之肩多閑矣行五里許有泉自北而来即毗盧峰之下流也泉之西邊有小蹊僧言此乃入毗盧之路也樹木欝叱步輿難通蓋自兩圓寂廢棄之後凡遊山者無可住宿處朝發摩訶衍夕宿摩訶衍道里甚遠故鮮入此路云然而僧徒厭搭藍輿凡草樹之葱鬱或為風雨所偃卧塞路者故不剪除遇輒停輿使之步行甚可惜也恨不預令僧徒持斧鑠前行遇必芟伐也秋間

若見毗盧九龍潭則當用此計矣川之南邊仰見衆
峰奇秀列峙最西者即穴網峰也峰頭有穴洞見青
天如網之有目故得名云行里許有妙吉祥庵荒草
滿庭無僧久矣庵前石壁千仞峰巒奇絶下有清泉
流注盤石上無一掬泥汰行百餘步路北石崖有彌
勒刻佛大可四五丈前有瘞石香臺置香案其上佛
前等壇高可丈許廣可三十餘步鋪以薄石與澄之
良久坐語曰已未時矣行數里到磨訶衍門前松桂
林立所謂桂者檜身松味葉則霜落春生非真桂也
山僧名之曰桂非徒不知真桂蓋尊仙山而貴其草

木之名也峰之在洞口者曰香爐當東南而最高者曰穴網庵之南簷角十步內有小臺曰七寶登臺而北望則羣峰競秀玉立如削即衆香峰也中火後向表訓過獅子庵臨火龍黑龍凝碧芝霞等潭僧言此洞有真珠潭勝覽有珠淵蓋皆指碧霞潭而異其名也潭邊巖石連于左右上下盖一石而成一洞也高必尋濕深必成潭水磨萬劫石無稜角潔白如玉平滑如砥足難定立杖不堅柱之墜跌則必墮龍淵矣涉溪而南攀緣石磴磨頂而上不敢顧視磴盡北屋上有庵數間庵之西立銅柱於絕壁之中高可百尺

搆危樓於銅柱之上以鐵索橫帶樓楣釘于巖頭諺傳麗僧普德所創也山僧去樓中一板請俯臨樓下悄悅不能見矣樓中安砌佛設香卓左右楣間窓壁列書遊人姓名搢紳居半焉樓之北有普德墓與香爐峰對時墓高於樓故登樓者必自墓上緣磴攀鉄鎖而下倚磴俯視則不知其幾丈心愧眩轉若墜矣庵空久矣有一容僧来住不一月云降自普德涉川而西沿崖艱步下至萬瀑洞水帖毗盧之水與圓通之水合流于此盖萬壑之水所會故謂之萬瀑洞而水之聞石崖天齊即香爐峰之南枝崖有金千鎰題

名刻字崖下潭邊有盤石可坐數百人刻揚士彥草書蓬萊楓岳元化洞天八大字坐盤石飲秋露數盃臨流盥濯爽若物外人矣西有金剏臺壁立千仞僧言巖間有青鶴棲年：養雛今不來者五六年云萬瀑之水南流表訓寺下為鳴潭過長安寺前云坐輿入表訓寺日已曛矣官僕報炊淮陽供也自外山踰岾至內山表訓路不甚遠而尋奇探勝或坐或步自然不覺日暮矣十五日壬辰將向正陽寺徹兩不得發與澄之終日做話淮人進餘項魚數尾生氣猶在盖長安寺前所得也作膾甚為山中異味夕乍晴磨

訶衍金剛之名寺也毗盧水帖兩水合流而過其前下為萬瀑衆香城羣峰森立于庵北為庵之主山穴網六七峰羅列于東南洞口有香爐潤筆獅子等峰庵之南有獅子妙峰二庵獅子廢而無僧妙峰唯有舊址矣昨曰遊覽未遑詳記所歷林宮山水之勝閑雨靜坐念之不忘不覺重記而疊錄矣表訓為寺山勢甚遼而堂宇敞豁羅僧表訓所創也古碑有元皇帝與太皇太后施錢帛之文門右又有刻石元朝人梁載所撰分粮記高麗侍中權漢功所書也今皆斷缺臥置砻苔矣西有天日臺北有金剛臺東北有五

賢峰最為奇秀寺門之東十餘步即萬瀑下流也南山底而橫卧擁圍不見水崿處松檜林立於洞口矣正陽寺在其西此長安寺在其南皆去此未十里云

十六日癸巳天晴日出路不泥濘山多氣像遊觀殊勝未雨之前促飯向正陽寺行里許有歇菴菴其上有修善庵古址又其上有三藏庵皆幽靜而無一髡住矣至正陽寺前先登天日墓即淮陽府使楊士彥之祔等也墓上有松檜各一株俯臨表訓矣東北之最高者即毗盧峰毗盧之西有衆香城森如列劒即摩訶衍之北望者也衆香之北有永郎岾永郎

之西有水精峰水精之西有七大峰即船庵伽葉圓通獅子白雲萬灰圓寂等峰也在摩訶之西南而最高者即香爐峰其北之低小者曰潤筆峰墓前最近者即金剛臺摩訶之前石壁屏田者即曇無竭峰其西南之踴躍而來臨表訓者即五賢峰五賢之東最高大者為穴網峰穴網之南有望高峰望高之南有天騰十王使者諸峰競秀奇絶森列於東南不可殫記墓之西南則諸山嶙峋草木葱鬱有土山而無石峰矣正陽之西有放光巖開心峰普賢帖屏田於寺之東北遷迤連於金剛臺矣降自天逸由真歇臺八

寺門所謂真歇者荒廢不可以留門內有藥師殿六面構閣諺傳華人所建也八法堂聞有舍利欲見其誑俗惑衆之為何物呼老衲出之所謂舍利大如米粒而青色盛以玻璃筒錦囊十襲納于金銀罌刻云頫翁和尚所出僧之事說妄可笑寺中所見諸山與天日墓無異而日出月出二峰出於曇無竭峰之外此則天日墓之所未見也蓋寺在山之正脉故名正陽地位高爽山之內外諸峰一一盡呈奇狀凡觀金剛者登此寺足矣諸寺多在幽僻之地巖窦雖皆奇秀而屏田擁蔽不得通望衆峰矣勝覽云高麗太祖

登此山曇無竭出現放光石上太祖率臣僚禮佛仍
創此寺故寺後巖曰放光臺前巖曰拜帖噫曇無竭
放光之說勝覽何所據而記此乎不亦誕妄乎與月
氏佛迎海之說必出於一人之鼓舌也然而自癸亥
以後佛法不行盡出僧徒修築城郭故雖巨刹僅有
老殘數人正陽名寺屋宇頹廢不可留宿若待數年
之後則內外山一百八寺盡爲荒墟而人跡不得通
矣可見　聖代闢佛之廓如也自正陽回東復路過
表訓涉前川穿松檜間東入小洞仡肩仡足七八里
許有石城兩重人言長楊守避亂入此云城盡處見

有二小庵即大小松蘿也庵皆閒靜開豁有佛而無僧矣登小松蘿之北臺二之東北有石崖石峰皆甚奇絶上有烟臺想必守城時所等也西臨正陽神琳青蓮等庵西南有長安寺西望斷髮嶺南有奇峰當臺前問僧曰彌陀峰也內山解有斷蜀臺上有數叢方竹內外山土石之少異此亦可見進水飯少許憩于松栢之陰甚爲爽快自松蘿坐藍輿行數里上一嶺捨輿轉北繞出上腰攀則栢枝手足并行登一嶺俯臨千仞攀鐵鎖而下東北又攀登石壁前行者履後人之頂後行者戴先登之足至山腰得寒泉啖當

歸軟蓳飲甘泉一勺腦襟豁然塵慮消盡十步一憩十憩又有鐵鎖垂石壁比前鎖倍長手攀鐵鎖懸踏巖腹卧空仰天而上俯臨千仞怳若謝絶人間矣東下百餘步又攀鐵鎖而上行五十步又有鐵鎖垂石壁比前鎖最長不知當初作鎖者何物而登釘鎖於巖頭乎鎖盡處即所謂望高峰也峰頭三角矗立乃成一峰甚峭削上可容數十人而各拖石角如水中之蟻綠草頭四臨萬仞心眼俱爽令山僧指點衆峰在此而最爲高大者毗盧也毗盧之南即衆香也臺之東北望者即日出月出而其南之屏田奇秀者

即佛頂臺之西北羅列者也臺之東南列峙者即內水帖之南望奇秀者也其最近而競秀劒立者即十王洞之諸峰也臺之北最近而高大奇秀者蓋穴網之南峰而在天日臺而望之最高者也其前有一峰尖小者不知其名而亦為奇秀可觀矣寺之在衆香城之下麓者即白雲庵而摩訶衍則隱不可見越見於香爐峰頭者即圓通庵在圓通之南而最高者乃天德庵自天德南踰一峴而臺上西向俯臨者即正陽也臺下南臨小庵即上雲空寺也自臺之离方過未申至乾方皆是土山遠近皆然杳茫於天末者不

知其為何處山也凡今所登之臺外山有二曰萬景
佛頂內山亦有二曰天日望高佛頂所見山不如望
高而東臨滄海瀑有十二望高所見水不如佛頂而
玉立羣峰遠近重疊蓋茲二臺互相勝負矣日將夕
矣不可久留更扶鐵鎖而下所經石峯處ㇾ釦立柱
杖仰視奇姿萬狀頓忘蹊逕之險阻矣還入松蘿進
水飯饘飢從古城出捨前路由南洞而下不分線路
登降巖石過三日望庵ㇾ後有千丈奇巖壓臨庵上
百餘步又有安養庵金碧照耀僧言巖朝時得公力
而創建者也庵臨鳴潭洞口小歇前掬漱口清泉下

至前川泉石奇絶即萬瀑下流表訓洞口也涉川由
西邊而歩行俯臨深淵即鳴潭也石上流泉飛下層
巖兩崖壁立無着足處横木巖側纔容兩足僧言失
足墜死者叱丶有之云餘項魚盈尺者作隊遊泳表
訓之或膾或炙者蓋得諸此淵矣日將曛黒坐輿而
下東望諸峰歩丶益奇有飛泉自東来注即十王百
泉洞之水望高峰之東南俯臨者也入長安寺有両
層閣在北者即四聖殿丶宇宏壯丹碧照耀佛像奇
恠笛丶異狀在南者即大雄寶殿比四聖百倍壯麗
錦繍幡幢眩耀人目僧言此乃裕陵之所舍施者廢

朝則不與云勝覽云寺之堂殿佛像皆中國工人所
造盖此寺刱於新羅法興王後法興四百餘年而高
麗成王重新之成王後又四百年元至正三年皇后
奇氏出內帑楮幣一千錠俾資重興遣宮奴立碑遂
命稼亭作文蔵萃巖法萃等經於寺中皆以金銀書
之給田千有五十結云茲寺之建今已千有百餘年
矣是行也愉帖僧海元年五十二表訓僧惠默年五
十九自愉帖水帖前導指點峰窈洞竪言其名號且
憑以洪耻嶺關東錄故登山涉水道路不迷余謂二
髡曰聞九龍淵最為奇絶而人迹難通云汝等往見

予元曰小僧嘗往見之矣必踰一大嶺後可見草樹葱鬱巖石崢嶸芒鞋竹杖纔得通行且淵邃石崖傾側甚滑上無可攀下難著脚纔失足則即墜深淵若摩繩則可手援而緣涯云余曰今日之來日候甚暖行且忽辱未遑探勝秋風若得更来預令山僧持斧鑰大索以為通路攀緣之資汝莫為我先元肯之長安寺在金剛洞口之外而山勢之奇秀者至此而盡自高城八者必出於此自淮陽八者必由於此與揄岾為内外山関鍵矣山之名有五曰金剛曰皆骨曰涅槃曰楓岳曰枳怛在淮陽高城之間而在淮者居

多山凡一萬二千峰而內外山共有一百八寺外山之揄岾內山之摩訶普德表訓正陽長安最為名刹嗚呼金佛浮海之說曇無竭放光之言誕妄無攄而佛氏之徒胥動理外之說以惑世誣民而文人有識者和而唱之華之於書而傳之於後使昏主愚民至於傾國蕩財捨施求福而以一見金剛為他生福地豈不痛哉勝覽所載崔瀣河崙送僧詩序痛辨之矣余見金剛為山千峰削玉萬壑噴珠清高奇絶無一點塵土令人一見飄飄乎有羽化登仙之志矣然而人情莫不窮其極處為快為文章者必學典謨慕聖

人字似誤

人者必學孔子至於小技亦然奕必期奕秋射必期
窮昇而尋水者必欲窮其深源登山者必欲登夢一
峰今夫金剛之峰莫高於毗盧洞窓之勝莫深於九
龍而今皆不能見所見雖多亦奚足云若待心錦
葉滿山登毗盧而望東海臨九淵而窺龍窟恐生
也玆山不特為東國之名山萃人有言曰後人願出
東國得見金剛山之名勝擾此可知我國之人雖
近在腹果之地而不得一見而況數百里之外乎今
吾之来亦云幸矣十七日甲午自長安將向金城行
二十里登鐵伊嶺回望金剛則峰峦列峙重疊皆曽

所經過指點處而山形面二異狀不知某處峰也踰嶺到川邊本府設站出待矣涉川入斷髮洞樹木陰翳仰不見天登嶺上則等石作壇植檜為亭諺傳駐蹕處山本天磨而不知何時緣何而得此名也行二十五里到通溝宿村舍十八日乙未早發渡通溝古縣到多慶津舟人艤船以待朝旭初出海底澄明可數遊魚行十餘里過觀音遷又踰一小峴名曰釜峴路傍有松下層壘ㄑ下川邊有石臼大如釜諺傳仙人入金剛時沐髮之處以故名此峴云至昌道驛李君禧自咸鏡来暨于此邂逅相遇客懷何如酌官酒

穩話約與偕行到金城公館又執爵送別主倅出待
于昌道還與李君共話十九日丙申縣令設遄於岦
桑閣向夕登程宿瑞雲驛二十日丁酉中火于山陽
驛到狼川縣監病不出二十一日戊戌留夕大雷電
不雨伊川縣監以武科試官向原州過此八見二十
二日己亥留朝作鄉書付驛卒未發在嶺東聞送驛
卒持家書來納二十三日庚子留午後裝船泛舟江
上進細膾羹鱸歌誰云狼縣無勝地乎得意遊覽則
無非佳境何必竹西鏡湖金剛然後謂之勝賞也哉
夕歙谷縣監以枝同過此相見二十四日辛丑向春

川憩于母津風乎昭陽夕八府謁方伯、、顏色憔悴異於前日甚可慮也橫城以無察訪来見二十五日壬寅方伯向洪川午後高城及銀溪以試官来會二十六日癸卯舉子八場者百三十八人表改題五賦改題六表題則賀作舟車以濟不通賦題則醉過西州路收卷百十八丈二十七日甲辰畢考表三下四其餘皆次等圓更二十八日乙巳舉子百餘人策題問家禮冠昏喪祭二十九日丙午策問皆失旨不出等午後府伯喪室三十日丁未出榜是舉也考官約不容私考以所見故守令子不與焉而不免失

人才之誚所見不明才之罪也非心之罪也以府伯
內喪不設酌而罷高城守向本郡許銀墓留治喪五
月初一日戊申留待府伯成服也初二日己酉府伯
成服入吊後發向洪川初三日庚戌留朝見李叅判
安訥自咸鏡量移洪川故也主倅邀柳安山穡設巡
於迓波亭頗有勝狀初四日辛亥向橫城初五日壬
子留與橫倅穩話於山亭松樹下初六日癸丑向原
城歷訪元著作清之崔上舍基鐸鄭都事基崇午後
入謁方伯〻〻不許退食曰吾胃氣大敗不能進食
欲觀人之能食以助胃氣留對夕飯初七日甲寅牧

使来見元清之鄭都事亦来訪清之明日上洛得官酒餞別日暮乃罷初八日乙卯雷震午雨方伯令製慈殿大殿誥命箋文初九日丙辰八謁方伯是日患腹痛崔秀才文渙来見即基鎜之子也韓君振一亦来訪曽於鏡湖草堂再同酒席者也初十日丁巳腹患不歇午間崔上舍基鎜来見穏展夕雷電不雨十一日戊午李進士稹来見十二日己未李通津慶渙来訪方伯以鐵原大賊失捕事被推考十三日庚申午前微雨州牧設酒樂於別館十四日辛酉留別館審藥金德厚来見十五日壬戌微雨金：吾會宗自

本再二字缺

京来見金君醉得霍亂十六日癸亥晴金都事向横川十七日甲子晴留別館十八日乙丑午間振痛夕發熱十九日丙寅氣似蘇醒二十日丁卯自飯後氣不平午前寒至症似十八日終日卧痛夕煩熱胃腹間刺痛須臾之間五次登溷下泄如建瓴昏腹患不止乃聞日瘧也下泄者服苞陳丸故也聞詔使是月十一日鐵山離發二十九日及開月初三兩日中迎　勅擇日云夕方伯送人問病朴裨將宗豪亦来問二十一日戊辰大雨方伯送人問病夕獜蹄尹衙覺以進筵官来見穩話二十二日己巳朝服紫

胡二术湯午前寒氣往来氣甚不平午後漸覺蘇醒
二十三日庚午拜箋文送五里朴子常奴子来報卿
書寧越守崔行以箋文預差来見還本郡二十四日
辛未乃　太祖大王忌辰無公事寄送家書于保安
驛卒二十五日壬申是夜夢見桃花滿衾褥未知有
何休咎也昏朝報至聞詔使十七日到嘉山二十六
日癸酉微雨二十七日甲戌朝細雨飯後晴妓退食
床觸門亦覆鍊五人飢二十八日乙亥晴留別館終
日二十九日丙子晦陰朝報至晚大雨八見方伯方
伯贈扇子一柄原牧邀我設遊蓮堂朴司議宗賢亦

來堂在衙內芙蓉滿地綠柳掩映乍晴乍雨命妓歌舞主牧令衆手齊拍方伯聞之送人曰遥聞歌妓拍手聲不勝健羨深恨病不得同樂也時方伯患微恙故云六月初一日丁丑晴留別館初二日戊寅晴留別館夕八見方伯云云曰昨云聞有歌鼓拍手鳴云聲問之則都事與主倅飲酒云有何呼樂而如是極懽乎聞蓮堂荷花方盛云近侯病間吾亦與都事賞蓮矣殿最臨近無一人入手都事當獨一負云聞詔使去月二十八日宿開城初三日入京云初三日巳卯陰終日留別館初四日庚辰雷雨聞詔使三

日當入京赦書路文来到初四日京中離鼓金都事
會宗護其聘君之喪来自鏡浦宿州內笠子以上恭
事付笠工初五日辛巳達夜大雨金都事來謝督送
擔軍及人馬前在鏡浦時有傾盖之分故也朴司議
亦来見初六日壬午微雨迎赦文于五里方伯之子
啓遠以差員下来為覲親圖之云初七日癸未雨方
伯送人招入論守令褒貶之事初八日甲申雨趙別
座啓遠子長来見初九日乙酉褒貶平海及蔚珍萬
戶居下楊口銀溪居中是日設酌主牧及趙別座同
恭樂奏極懽昏主牧與趙別座率妓樂到于別館以

盡餘懽方伯呈辭初十日丙戌朝趙別座来見午間
乍晴留別舘十一日丁亥乍晴乍雨十二日戊子雨
八見方伯十三日己丑或晴或雨夕主倅来見横城
亦来為趙別座設酒於別舘奏樂取醉夜深乃罷十
四日庚寅留別舘十五日辛卯夕原牧為餞趙別座
設酌於別舘極懽而罷十六日壬辰趙別座上京昏
方伯送首妓曰彼東方之圓而上天者何物耶都事
不見耶昔人有泛舟遊者今吾病不能遊可嘆余即
見方伯〻〻笑曰月色正好吾錯認為七月既望憶
蘇仙赤壁之遊而送言矣仍與穏話良久乃退十七

日癸巳以十九日發向鐵原事牒報監司十八日甲午主牧来見十九日乙未向横城横倅設酌團欒二十日丙申向洪川作家書二十一日丁酉朝驛卒授家書而去歷路見李叅判安訥叅判以鍮升酌浮蟻新釀曰吾病不飲燒酒故適有醪濁數罍前者再三見訪感不可量飲五升而退臨別戲言曰都事須得黄酒兩盡而来一盡則罪人當飲一盡則都事自飲大善云夕到春川府伯以奚妻上京崔正郎貞元昏来見二十二日戊戌留春川病暑且傷髀肉故也崔正郎士精兄弟來見穆話二十三日己亥宿狼川二

十四日庚子宿金化路上中暑腹痛下痢夕遇大雨馳八銀溪見許察訪終夜呻吟不進食二十五日辛丑雨中向鐵原恐水漲難渡故也雨不八站疾馳七十里暑症益甚熱毒滿身如遍身生瘡不可忍令奴子以刷子刷之浴冷水出宿外廳納凉則乍歇二十六日壬寅晴囚人捧招乃江界逃民非盜賊也府伯當初不察輕報倘局事終不實多有慚色府伯外孫朴長遠頗受孟子卒告子上篇請留數日以盡數卷余辭以還報事急發路文明日登程二十七日癸卯午後發向金化憩通化院行到川邊大雨自西北來

晦冥不分咫尺坐藍輿涉川着雨具久坐川邉待雨
乍歇捨輿乘馬八金化是夕大雨不止縣吏来告曰
雨勢如此非但前川難渡山陽洞裏山水皆險明日
似難啓行敢稟許之是夜熱疹益甚不任其苦治之
如前法二十八日甲辰朝晴留輿金化銀溪奉晤二
十九日乙巳早朝向狼川秣馬于新化院中火于山
陽驛行百餘里申時到狼川四月間余自金剛向春
川試場過此縣山花未落未數月今又重到山果先
秋已結絳實矣三十日丙午向清山舟渡母津上流
秣馬于干尺里踰梨峴入清平洞：府幽邃僅容人

馬至盤石上等石作壇種松十餘株懸瀑自西洞飛流者二層愛玩澄潭坐壇良久寺僧藍輿來迎行數百步有方塘曰影池以其見性庵影落池中故得此名池水清淺有蒲有魚池邊有赤木蒼官五六株皆古木又百餘步入寺門赤木銀杏梨樹相間于階上階兩邊有廈池等以疏石今皆無水池之東西有廈石碑在西者重修文殊院碑大宋建炎四年寶文閣學士金富軾記沃門垣然書在東文殊寺莊經碑元泰定四年李齊賢撰奉使臣不花帖木兒立石元皇太后之所捨施也月廊東邊禪堂開豁即上房也壁

上有懸詩三四枚其一曹汝益所作也僧火寺古佛事之盛不及長安揄峭遠矣然山甚幽靜蔏絶人烟欲久留不欲捨去也寺之西數十步有泉石奇絶泉流石上瀉為飛瀑即洞口瀑流之上流也泉石中兩處有石臼可容數十人流泉必盈坎而後必瀉下清可見底深可及腰余犯暑驅馳方患熱疹自鐵原以冷水浴洗則必石臼之水不能自禁赤身沒頸良久乃出寒氣徹骨有若沐椒此後癮疹漸消不復盛蓋霊水也泉上南邊仍巖石等為壇樹以赤木古松數株壇之南數步依山有古址僧言普雨之所結庵棲

息處也惜乎山靈不能拒妖僧而汙辱清境也夜宿
所謂上房達夜開牕踈星錯落於簷外瀑布之聲及
於枕邊而不甚喧聒赤木梨杏掩映於牕前魂骨俱
清宛入蓬盡真嶺西之芳一仙區也昔希夷子李資
玄隱居於此洞三十七年事在勝覽余辭朝時見李
蒼石聞清平之不可不見意以為金剛洛山之外豈
有可觀之寺乎茲不敢強尋者久矣今日鐵原之行
更思之則人之所稱道者必有其由一見何妨今來
見之可謂小金剛矣寺後有二小庵在最高處西曰
息庵東曰見性庵路險不容輿盛炎脚無力立影池

遄瞻望而還此後若得更由北路當再尋真境矣七
月初一日丁未出洞口七八里許即昭陽江上流也
沿流而下至牛頭亭少憩入崔正郎家與其子誠元
金君宗溟設酒穩話至昭陽亭朴裨將夢弼佩酒来
待矣少憩納凉入府見府伯初二日戊申病醒留春
川午後府伯設酒于昭陽亭作家書崔同年士精亦
来叅初三日己酉早發向洪川是日炎氛欝蒸如坐
飯甑矣午後到洪川得見家書聞庶母之訃又聞必
亨生男一家之内生死相併一日之間吉凶俱聞世
間之事不可測也送奠酒二盡于李叅判前者過洪

時叅判求煮酒余得两盡於金化春川来路擬欲奉
而既至聞庶母之訃故不得躬進初四日庚戌早朝
乘凉疾馳未午到蒼峰未時入横城横倅設酒穩話
初五日辛亥病暑留調横城初六日壬子入啓下八
拜方伯初七日癸丑牧伯来見于别館方伯送人招
八半日談話仍曰吾以私用進上藥材及　詔使支
待雜物見誣於道内守令倡說於京中士大夫家守
令即獬逋尹衙覺也都事有何得謗之事乎對曰都
事亦以酒色得謗矣方伯曰酒色都事分内事不為
酒色更為何事乎仍曰病不知食味久矣今午忽有

思食之念即呼妓生曰今日乃七夕府不設別饌乎對曰已久上下房妓即入羅拜於庭前列坐階上方伯戲曰此乃都事得謗之物乎良久又曰都事盡愛汝輩乎有向陽花者率甫而對曰唯方伯笑曰以實對可謂直矣時妓生等私相付耳語不察方伯之言問及何事擯辭即對曰唯呼謂向陽花者亡妓之從兄也最後知其失對多有慚色初八日甲寅留別館初九日乙卯八見方伯退留別館初十日丙辰夜兩牧使来見十一日丁巳見方伯後訪金丹陽命龍還路拜主倅於蓮堂而来黃昏打鴨使酒故也十二日

戊午夜雨留別館十三日己未留別館十四日庚申方伯遣差十一日政金尚為監司十五日辛酉牧使来見十六日壬戌方伯題給平海蔚珍盜藿又給紙地華墨夕朴司議宗賢李理城胤男佩酒忩驚穏話雨罷十七日癸亥雨留別館病疝十八日甲子留別館夕雨旌善来見十九日乙丑雨旌善為方伯設餞二十日丙寅留別館病疝二十一日丁卯留別館李通津慶澳李進士禎来訪二十二日戊辰雨伊川縣監俞伯曾公状来呈作書以慰之見朝報李敬輿為江原道軍籍御使鄭百昌為慶尚左道金時讓為右

道餘不盡記二十三日己巳兩留別館二十四日庚午見朝報　傳曰鄭百昌李敏輿相換軍籍事目到監營夕　有旨下来不為軍籍先令户牌事也備局督刷行文亦来牧使来見崔生負基鏌亦来訪二十五日辛未留別館二十六日壬申雨奴庚生来呈家書痔痛尿數悶〻新使八月初三日辭朝京主人告目来報二十七日癸酉留別館富樂金德孚推刷官奉尚義来問二十八日甲戌八見方伯良久奉話余以痢疾不見方伯五日方伯曰何相見之踈耶吾在此時不多可得頻〻相見耶二十九日乙亥見金校

理世瀛歷訪李通津朴司議〻〻為炊香稻半日談話三十日丙子牧使早朝来見曰今日為方伯奉餞午間請入營門云午後設餞朴司議金丹陽李保安來叅盛設妓樂令打毬以六作隊既畢方伯曰上下房妓亦打可也方伯之妓先打毬作木聲而入方伯曰有聲而入尤善余深恐其不能入既入之我心即降下房之妓繼之無聲而入三行坐妓皆仰見都事之面必欲審其有喜色如方伯否也昏方伯醉曰都事不肯餞我乎對曰初二日奉餞為計方伯曰善牧使先出都事繼出用煑酒故皆不大醉八月初一日

丁丑以私忌留別館李理山来見初二日戊寅都事為方伯設巡按使司議毋陽皆恭設樂擊毬初三日己卯午後察訪辛喜荣為方伯設酒察訪乘醉来于別館夜分飲酒初四日庚辰病醒留別館察訪又来話聞元清之自京下来作書相問洪川縣監南濬以兼察訪来于營下初五日辛巳入見方伯洪川亦入来方伯嘗曰道内守令必多有来餞我者日、望之旌善外竟無一員来餞如洪川雖来亦不載酒盖方伯嚴峻無私各邑有不能公事必杖色吏少不饒貸故適歸之際理没如是亦可以觀世變矣初六日壬

午牧使為方伯無聊度日又設杯盤元清之朴司議亦来叅初七日癸未朴司議邀致方伯余與清之隨之昏醉還別館洪川佩酒来話初八日甲申病疝終日卧吟夕八見方伯初九日乙爰曉頭秉炬行三十餘里到松院站食時新使来到新舊使交代於安昌驛水遞舊使乘舟載妓夕宿興原倉新使宿州西二十里村舍都事與牧使為五里程迎命即夕八府初十日丙戌日出時方伯到五里程霧塞遠近不分咫尺八營門行公私禮後都事還別館方伯以本州校生不為祗迎之故帰咎於都事招隨陪再三詰之校

生不為祇迎乃本州之責當詰其禮房而方伯卒然升資當此分閫之任不知公事間事體下吏皆竊笑矣都事請校生罰講方伯許之原之校生皆讀大學不知史略初卷自不者頗多十一日丁亥早朝徵兩方伯謁聖都事牧使皆隨之午後牧使來訪于別館夕方伯始見都事十二日戊子入營門問安于方伯方伯送人曰不着冠帶故不得相見此後除禮時、私見可也十三日己丑元清之李理城來見午後罰講酒泉校生十四日庚寅入見方伯請再見秋山方伯許之作家書寄送招舍兄及必亨為同遊楓岳故

使皆可笑

也是日元忞奉雲峯自嶺南午後訪清之於溪邉墓上清之設酒妓生五六人抱琴隨之與雲峯及元宗禮痛飲黄昏乃還前此公私皆恐 是日始飲清酒十五日辛卯痛醒留別館昏 使 十六日壬辰韓翰林興一以曝曬向江陵来到牧内方伯徃見舍昕昏設酒十七日癸巳方伯將向横城余入見方伯以疾請數日落後其實待舍弟也方伯曰一時并行不無貽弊列邑之事落後於都事亦便云韓翰林亦来見方伯酒三行方伯出去余與牧使翰林清之兄弟留飲醉出別館翰林牧使清之兄弟率妓樂来于別

館極懽而罷十八日甲午雲峯向嶺南歷路来見與
之酌別十九日乙未留別館二十日丙申見金丹陽
叙別夕清之来訪二十一日丁酉夜大風朝兩下夕
朴司議崔子勤来見二十二日戊戌收使来見清之
亦佩酒来與收使同話夕毅叔必亨来二十三日己
亥將向横城是行也巡北関過金剛遵海邊而南到
平海將欲請方伯永帰嶺南一年淹留一朝遽帰江
山物色摠是離恨而況使君年相若而氣槩相合悪
得無情乎為設離筵張樂極懽夕向横城舍兄必亨
従之二十四日庚子留横城主倅設酒此亦離筵也

二十五日辛丑歷吊鄭羅州基廣羅州徃山所見其
兄基豊基成中火于蒼峰夕宿洪川二十六日壬寅
見李叅判〻〻酌酒與別憩原昌驛夕入春川府伯
即入見二十七日癸卯留春川昏府伯設酒劇談三
更後乃罷府伯三入燕京官至府院君而被削矣語
及廢朝時事甚詳二十八日甲辰朝作家書寄送驛
卒將向清平到昭陽崔正郎貞元佩酒来待于亭上
醉到昭陽到清平錦樹千叢照耀洞口矣二十九日
乙巳晦霧塞不分咫尺飯後霧捲日出率叔叔必亨
由西川而上五里許抵一空庵〻在百仞巖上庵之

西石壁上刻清平息庵四大字其西未十步有李公資玄隱居古址在桐桃蔓下甚為幽靜由庵東角緣崖而上庵之西簷上有臺俯臨屋上矣臺上有松、上有蒲萄方熟令僧摘取啖之可以止渴臺之西北十步許有羅漢殿、前有細流過盤石上鑿石作四如斗形者二所深纔寸許兩四之間鑿開水路相連僅容小指水滿上四則流下、四蓋泉流甚微手難掬取於盤石上故作此四僧言此乃李公盥漱處漱口於上盥手於下云其下數丈水落為小瀑、之南未十步即所謂李公古址觀其遺跡可想出塵清標

矣還下庵東坐籃輿涎山腰東轉五里許又有空庵曰見性在千仞巖上俯瞰影池昨日池中所見棟宇闃干窓户昭然倒懸者即此庵也此池之所以得名也庵雖仙境王事有程酌泉漱口直下洞口北折而由東谷十餘里踰梨峴銀溪人馬来待於嶺腰矣又十五里到于尺站狼川下吏来報縣監之言曰此去二十里許有官渡其下路險不可陸行故整舟以待可順流而到縣云中火後馳到所謂官渡主倅来到江頭日已三竿得江鮮作細膾命酒徵歌令奏琵琶流下十里紅樹千叢兩岸攤錦鷺鷥鳧鳧鷺游泳江中

或坐磯頭迫之不驚人知禽鳥之樂而禽鳥亦知人之樂矣比至縣前日已昏黑預令縣人秉炬出待影落波心如列金柱捨楫攬輿綵管前導此則金剛之所未有也九月初一日丙午早朝與縣監別息馬于山陽驛余佐幕之後凡九過狼縣及此驛此為金城金化楊口春川之交會故往來之際必由於此矣又疾馳少憩于瑞雲驛黃昏入金城與縣令趙燈下對晤初二日丁未發路文直向金剛之路即聞方伯初一日留正陽寺是日兩下留苎桑閣鐵原伊川安峽平康杆城等官報牒至日暮乃罷昏與縣令晤初三

日戊申登程憩昌道宿通溝歷路丹楓閒〻有之唯山葡萄處〻龍樹紫蔓紅葉滿眼照耀想楓岳早寒時哉〻〻初四日己酉自通溝行三十里登斷髮嶺遥瞻楓岳瑰峰雪岳紅樹爛熳三十里外已得分明可見矣然而寒氣滿面身嫌衣薄耳不辭掩而落葉滿地山之高深此可見矣十里許下平地淮陽出待即新院站也踰鐵伊嶺至川邊即萬瀑下流也馳入長安洞口峰巒甚奇恍若初見孟初夏過此時自長安出騎馬疾行未遑顧見不知山勝如此其勝絶也碧樹丹楓相間千巖濃粧粉黛奇絶萬狀前日之來

雖見躑躅而若不見秋山而去是不知金剛菩一勝
狀也寺門外五里許楓樹挾路斜日來照人面衣裳
與之俱赤又有松檜左右成列如入無何真境彼天
台之赤城武陵之桃源不過詞客之寄興好事之浪
傳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余仍念丹楓之可愛而待
霜之葉安能久哉是可惜也彼青〻之松栢雖無尼
時悅人之色而後凋之節四時不改是足恃也曰作
一絶曰愛爾巖間百尺松青〻秀色四時同長安門
外多楓樹爭向秋風葉〻紅暮入佛殿佛事之燒嚇
依舊而僧徒凋零寥〻一空寺矣聞淮陽趙令公纘

韓在表訓許察訪褐在百川洞韓翰林興一在摩訶衍方伯在楡岾朴狼川知讓即夕當到長安云昏府伯貽書曰擬於長安迎候而為緣擔僧缺數朔難幷遂玆敢先運賤軀預候于正陽明若早遍顯松諸寺午前降臨則可作一場杜笏之會敢此走俾云夜宿西僧堂初五日庚戌自長安東八百川洞至釋迦峰下南折而涉川十餘步有盤石可坐數十人東有明鏡臺壁立百餘丈若將顛仆臺下有澄潭渟泓南有地藏峰押于半空潭邊有古城門僧徒謂其水曰黃泉謂其門曰地獄皆非美名也孟擔僧厭其險阻欲

使遊觀之人避凶名而不入此洞也不然佛經道書必多有羨談可名仙區者何用此惡名乎長安洞口有居民數家有一老人以淮之令負恭酒隨之似不難險路余曰彼人居近仙山余甚傾羨僧笑曰此人欲椎碎此山而力不足耳然則仙區之得惡名亦或有以洞名十王皆此類也與毅叔必亨坐盤石酌秋露數盃涉川而南入城門緣溪東轉而入明鏡臺後臺之前淺面如削玉楓樹數叢在巖隙朝旭來射如嘗鮮血無他草木到此境界面目奇絶口不容說行數百步又北折而入石洞似有人居基址僧言此乃

古宮闕之基有石臼及磨階想必上古小國之君避亂據險之處也又涉川而北行所謂釋迦峰在洞口東北望者已在西南而不甚高溪谷之盤回而步ゝ登ゝ此可知矣東北有兩奇峰抻天竦峭如筆蓋十王諸峰而僧亦未的其名矣川之自東來者即十王洞靈泉庵下流也俯酌清流題名巖上棄東川又北折而入乾川步ゝ轉高十步一憩十憩到顯佛庵ゝ甚幽靜清高有一絕穀僧法贊年五十五居此五年矣其南未十步有巖上小臺南臨絕壑千仞東望尖峰列戟睨悖睨懷凜若空外是洞也泉石崢嶸未及

線路坐輿者綴數處而皆不過數十步矣余於四月既望遊此山而自表訓歷松蘿登望高峰脚力已軟身倦陟降直下鳴淵而向長安不入此洞而去今来見之洞壑奇絶不下於萬瀑而一洞諸峰之奇秀者皆白玉質而紅錦文也前在正陽望見者不過杳然最高峰特出者而已在望高俯臨者亦不過森然劒峰眼底如束而已今入此洞高者低者深者奥者或奇或怪可驚可愛者無不毫分而縷見遊此山者不可不入見春山ゝゝゝ者又不可不見秋山也自顕佛由庵淺登一小峴敦杖拄願回望白馬等峰已在

杖下矣從山腰西轉行百餘步又至一小峴俯臨安養庵洞口坐輿西下又至小峴亡之南數步許有臺登臨少憩正陽青蓮等寺已在下界杳然如一蝸殼矣放光巖開心峰普賢岾等處楓樹尤多如迴畫屏南對層巒最奇即釋迦峰主山也又坐輿下至八松羅岐路過古城不入松羅亡亡登望高所經也日之夕矣身亦罷矣不敢再登者力不足也非有厭心也直下洞口到表訓攤飯殼叔必亨自顯佛先向松羅登望高峰未還矣聞韓翰林自普德不下萬瀑向圓通天德至正陽送人相問趙府伯亦在正陽余即抵

正陽與韓翰林府伯坐月廊閒千暄凉未畢即設茶酒萬二千峰皆帶夕陽列立樓前奇態無窮把酒聘目興難裁也翰林帶笛手府伯領歌姝且吹且唱聲撼楓岳此為仙區一佳會也韓之族爭智一趙之婚即洪處大及淮之士人朴文炳與之共懽矣府伯病癒不登望高峰為作五言詩五十韻其意不過曰凡遊山為看山登陟巖巒徒勞脚力豈若吾之望見群峰如對列坐佳人哉余曰凡對佳人者相望而已旋即分手可乎府伯拍掌大笑曰吾之辭遁矣酒酣韓先唱趙亦和之皆其技癢也請余繼之余辭以不能

二人不能強之自相唱和矣夜深各宿東西舍初六日辛亥促飯登天逸臺所見已盡於前錄而丹楓百勝於蹴躅楓岳之得名以此下表訓仍向萬瀑洞坐盤石淮倅又設酒饌令韓智一題名水中巖上令下吏鐫刻未畢乘醉分手韓向松羅擬登望高余與淮伯狼倅向普德坐真珠潭上進午飯又坐大龍潭上令從者折楓葉投水中與瀑流下最爲奇賞淮倅把筆大書新詩於盤石又題別號於巖上普德窟亦已慣見淮狼二倅厭其歷險行過獅子庵到摩訶衍從行者舍兮及必亨洪朴兩秀才耳是夜大風終夜不

霖擬登眺盡而日候不靜甚可慮也初七日壬子且
風且霧不合登臨仍留衍寺淮供告罄送人引高城
米餼於偷帖未知能免陳蔡之嘆否也淮倅酌別與
狼倅向圓通天德余與毅叔必亨相對楓林可以樂
飢前過橫城時橫倅贐以酒果以為遊山救飢之資
即與毅叔必亨登七寶基酌酒啖果令襄陽笛工頓
生吹落梅風甚為寥亮聲振衆香穴網諸峰矣所謂
笛手韓翰林自嶺東帶來萬瀑相別時付余而去故
凡遊賞未嘗不隨焉初八日癸丑終夜風日候似有
陰曀也徵而行資不贍勢難留連即向毗盧過妙吉

祥五里許棄水陷路沿石川北折而西轉抵古圓寂
頹廠已久狐兎之所不屑也踰庵後小峴涉川而西
北行數里許有兩洞西曰永即洞北曰眺盧洞棄西
望北而入未有線路人行處賴遊僧置拳石於巖上
以表向眺盧蹊逕終日行之足不履土行十餘里抵
峰下仰之若登天然前在萬景壑瞻望眺盧峰窿隆
然草木蒼翠巖石之犖角遠不可詳僧言絶險大言
折之意謂一舉足而可以登陟矣今來見之則栢蔓
迤覆于巖上一失足則落墜而不得出矣或攀石角
或挽蔓栢萬景僧言果不虛矣至山腰嵐霧來集上

下晦冥而不可半塗而廢步；必憩艱至峰頭從山脊東北一里許為夢一峰東南則絕壁千仞西北則則栢及海松枝蔓相交如茅覆屋可行其上而其下則深過數丈蹉跌則墜下不得出故人不得行其上矣絕壁上有人行處僅容一步俯臨無地心骨俱酸不成一步手攀則栢海松匍匐而行方到夢一峰必亨登陟如飛先在峰頭毅叔及庚生笛手皆不及矣日色或開或陰雲霧或往或来萬二千峰仡出仡隱今此再来專為登此而精誠有愧於韓公雲霧不開於衡山辜負宿願恨歎奈何山高寒早凜乎其不可

留也進煖酒數盃題名片石置之巖隙而下峰頭石上有申湜呂祐吉題名刻字矣山頭多有海松而下蔓上踈又有梓木屈曲如盤松杜鵑叢生皆不盈尺想此處草木必與此山俱生而積雪待夏始消嚴霜先秋已落雨露之養不過一箇月雖欲生長得乎大槩此峰登之甚難下之如懸足緩一失身墜萬仞知命者不必登也遊此山者以一登自多而以不得見自少余亦有此病皆可笑也然自圓通至于毗盧左右峰巒奇怪之狀不可殫說而其中如人形者尤多奇絶如坐如起如揖如行屹立於萬仞峰頭若將顛

仆者不知其幾今之積石崢嶸滿谷者安知千萬年
間不為風雨所拔而墜落者乎今之存者不為不多
可想其初之奇怪無窮也佛經所謂一萬二千曇無
竭常住其中者未必非指此人形而發也此等奇絶
在衆香諸峰之外正陽天逸望高之所不見者也此
則不可不見而洞裏無泉流盤石之可賞皆是乾川
至毗盧峰下有細流可以救渴蓋泉流伏行積石之
中而不敢出也是夕還宿摩訶衍自衍至盧僅二十
里而功半百里矣蓋是山也自白頭南馳數千里至
淮陽為鐵閘嶺東起為秋池嶺雄盤百餘里為是山

而眺盧峰為此山之苓一峰最為雄峻而有三支一支東迤而分為日出月出九井等峰即九龍淵之西南也自月出南折而為鴈門水帖彌勒等峰自彌勒西轉而為穴網望高即萬瀑之東也自彌勒南折而為雪鷹十王白馬等峰逶迤西擁百川洞即長安寺之東也其一南走為圓寂峰其一西南為永即帖是帖也散為衆香水精船庵伽葉圓通獅子白雲萬灰等峰即正陽寺之東北也蓋白頭之脉為鐵関為楸池為眺盧為日出月出為鴈門為水站為彌勒為雪鷹十王白馬等峰南馳過楊口地至襄陽為雪岳至

江陵三陟為五臺為頭陀為太白自太白西分為小白竹嶺為嶺南馳為智異至南海濱而止自太白直下至慶州東萊而止今按地圖白頭之脉循海邊而下以金剛為別一山在淮陽高城之間不知白頭之脉直貫金剛葺一峰而去豈作圖者不察而然歟蓋毗盧之水下為九龍淵九井之水下為十二瀑過百川橋水帖之水過楡帖山映樓下合流于高城西東入于海金剛之外東海之上無他山連脉擾此可見然則金剛乃嶺南之主山嶺南人才之盛豈非茲山之降靈乎嗚呼遊此山者不登毗盧何以知六合之

廣大滄海之無窮又何以知萬二千峰之森立如劒戟乎不登萬景何以知外山之諸峰奇絶不登佛頂何以見懸瀑之飛流東海之日出不登望高何以知仙臺之縹緲遠出塵世不登天逸何以知内山諸峰羅列於眼底乎洞壑奇勝有三曰萬瀑曰百川曰九龍而九龍爲諸洞最今之来雨雪爲梗又無僧先路獨不見九龍而去塵緣未盡遊賞有數如別佳人躕躇不能去也初九日甲寅早起向鴈門帖緣溪而上自摩訶衍至妙吉祥泉石之清幽與萬瀑爭高下行十餘里捨水帖直東八踰小峴又有大峴即鴈門帖

也揄岾僧持盥輿来迎行五里到上院空寺高城人供茶酒晝點矣自上院東轉山腰過九曲六七里下大蔵巖之西北峰密奇秀洞壑無異於十王而泉石榮角無清曠幽閑之趣矣東踰一大峴直上如懸繩東下一洞又踰一峴有泉自西北来成潭流下即九井峰下流十二瀑上流也又東踰一峴有寂滅庵余夏初登佛頂巖瞻望是庵在萬仞層巖之上擬欲一者投宿消遣世慮而未數月忽已頽廢材瓦狼藉惟有舊址呼謂禪宮亦銷歇塵世轉堪哀者也庵之西南有墓俯臨十二瀑洞壑南望隱身墓及佛頂巖

皆在眼底東望滄海渺茫無極爽快無異於佛頂而但佛頂則望九井等二十五峰懸瀑十二層矣寂滅臺則背九井而不見臨懸瀑而隱伏但見高杆二城之界北山逶迤眼界豁大也又東行未五里有栢田庵地勢高爽而洞口東邊有奇峰列峙寺宇重創以板覆屋靜灑可留矣是日雲霧不開不瞋故不得上九井峰而來明日若得清明則可以更登而未知山靈之肯許否也庵僧道映年三十六閑靜可與語作香盤知五更張玉燈事佛謹可與懸佛僧爭甲乙矣

初十日乙卯兩下霧暗不得登眺路濕苔滑又不得

帰嗒然終日可謂無聊然登降險阻脚力疲軟静坐山堂吟咏雨中令吹落梅風亦足暢叙塵襟矣金剛為山巖窈白松栢青雜木黄楓樹紅五色相間照人耳目雖能眠之巧畫李杜之工詩韓柳之奇文必不能模寫此中勝状竟日山行如在彩屏中此山果為天下名山而秋景尤為此山之勝賞矣余嘗見前人之能文章善圖畫者形容此山之奇勝多矣今来見之較以前日之想像於詩文畫圖中者萬分秋毫未得其一也乃今方知巧畫工詩不如吾眼之甚拙也是日聞方伯自通川昨已八郡待晴見三日浦明向

烈山云十一日丙辰終夜雨雪日晚不止聞方伯昨見四仙亭即日向烈山云監司移文都事曰西北民刷還雖急與號牌一時并督似涉騷擾號牌就完間姑停云盖從守令之請而實都事之幸也午後雪晴促午飯北轉山腰踰二小峴至懽喜站雪積路滑擔僧不能下倚杖而立俯臨東海白浪簸揚如雪山橫亘萬里高城海口白石列峙懽喜之北石壁屏回三日浦現於山麓之間者狀如方鏡嫂川回抱郡城南北望之清麗如畫矣東轉山腰不能定脚不得已試令健僧擔輿揄站僧素以善擔名能步懸崖雪上短

髮自竪身纖一掬矣崖盡有岐路向東者謂之小人
串向南者圓通串圓通串比小人串危險如自天而
直下矣謂之小人串者望之似不險阻人多入此路
而其實則甚險有似於小人故得此名云小人串者
向鉢淵之路也鉢淵有瀑布人坐折草上隨瀑流下
其疾如飛而人不傷凡遊山者必觀此淵而今聞鉢
淵寺廢唯有舊址無投宿處且人馬来待于京庫故
直向圓通庵、在平地即佛頂臺之俯臨者百泉橋
之上流也去栢田二十餘里回轉作路者也若直越
洞竪而許之則不過六七里而栢田則雪下而楓裏

圓通則未雪而草綠栢田之高可知而海邊秋山想不晚矣庵之北有小庵、、通串俯臨者也甚爲幽靜可尋而日將暝矣搭僧粮盡即令散帰外山多有僧徒而內山則皆空蓋外山則嶺東諸郡多水田而路不甚阻得食似易內山則嶺西列邑穀貴而地遠人稀資生甚難故僧不肯留若過一年寺皆空虛頹廢遊山者必難投宿而通路金剛內外山皆白玉峰巒而外山之東自九龍淵洞口至於高城郡西峰巒之奇秀不下於內外山而巖石小白而多黑無乃近海而然耶然而海口巖石皆白豈有旦海氣而改黑

之理乎頃在萬瀑聞趙淮陽之言曰金剛山盡黑而還白則天地變矣吾欲見其再白也余甚笑焉今此外面峰巒之色其變黑之始耶是未可知也十二日丁巳曉頭人馬自京庫来到即向高城七八里許到百川橋與叔叔必亨逍遥橋上橋為八褕帖設也曾聞橋上有屋今雖屋兩邊作欄如在高樓俯臨碧流可數遊魚又十餘里憩于憩房又三十里到三日浦舟人裝船以待先抵舟書巖下登覽埋香碑、記平海蔚珎三陟江陵等官埋香之處而碑斷字缺不可詳也西行泊舟楊蓬萊刻書巖下回船還向夢泉寺

至獅子巖邀郡守聞吾已到浦中馳馬進来乘小艇而入浦相會於舟中抵四仙亭酌官酒吹蘆笛終日穆話行舟下岦入城中先登海山亭即投東軒與郡守再話十三日戊午郡守設酒日晚團樂郡守乃戊午名流李穆仲雍之曾孫故慶尚都事鐵之子國姓也年長余一年端雅簡默雖無動人風采而酒氣入面則談笑不止不厭其煩矣曾歷清班今宰仙區人所難也余三過高城必與穆展且嘗同事於春川試場以故益切當其夏最也方伯曰公事不悅將欲置殿余曰公事場得失非都事所及知茶聞此人清簡

而愛民此亦難也方伯領之故得免焉板上刻惠詩余曰偶然寫懷不圖令兄倡人惡如是曰滿壁懸詩勝於高咏者有幾如花落桃源春已盡月明蓬島客重來之句人皆歎賞云日將午乃罷酒有歙谷通川報牒至題送後船渡南川到丹穴巖下指送兮及必亨登賞余先抵掛鍾巖重到也巖之中如懸鍾高可一草屋若作土床於其中可以蔽風雨而住過平生下臨滄海西望金剛北對嫂砥柱深衽通流釋子之捨此而不留也巖上有臼貯水數盆邑人言雖大旱此水不渴云豈天為遊仙以為救渴之地乎不然想

必永即仙徒頻〻過此而憩息者亦為枚挐而斷成之也塵蹤不可久留西日忽其將暮入御風亭見鄭同年浩然酒三行與別馳到明波驛日已向昏新月初上天無纖雲村氓秉炬出待命去之沿海而行沙明月白如在十洲中矣夜深投宿列山旅館十四日己未行六十里餐花泮墅〻在列山湖南岸松林間俯瞰湖水比他无為廣濶湖外望海村落臨湖水鳥迓〻錦鱗游泳勝覽所謂縣舍池在水底天晴則牆屋昭然可見者即此湖也行二十里許到杆城西門外少憩以其仁城入客館故也主倅受由缺炎扶病

酌别行十里許見仙遊潭蓴葉蔽池松陰滿臺楓樹掩映於巖間花鴨浮沈於鏡面再見益奇矣久留不厭又十餘里登凌波臺與陟川凌波可以爭雄凡謂凌波者以其臨海宛若空外也漁人泊舟臺邊巨鱗滿船數尾而出亂積巖上或有喁然濡沫者矣此間多有松林、盡則有鳴汐終日行、不覺馳驅之苦矣又行二十里許到清澗先登萬景臺西望秋山東邀新月命酌官酒足暢客懷降臺登亭夜深倚闌月色滿海金波蕩漾魚遊鯨戲明若燭照亭前多水中巖石波濤卷撞聲振棟宇如卧砥柱不得安枕矣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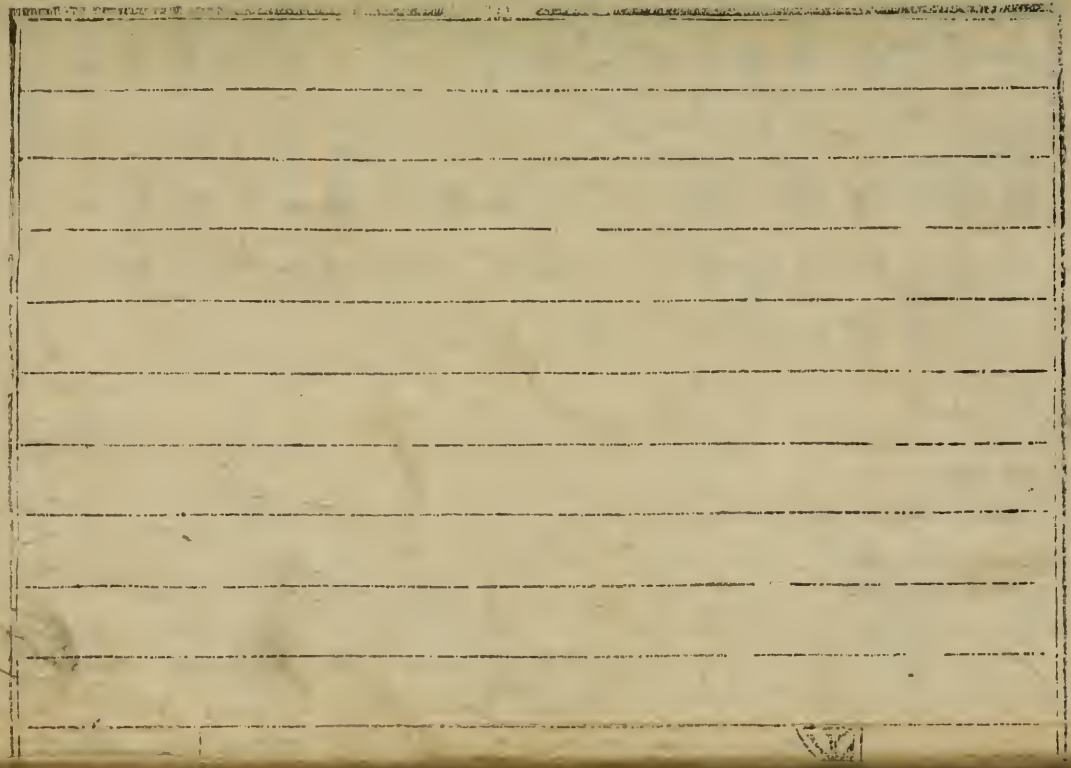
五日庚申晚起憑闌要見日出而海天相接處蒼
涼若有雲氣余三到洛山皆以雲陰不得見今之
来宿于此專為東實而又不得見是亦有數起八于
房中須臾下吏忽告曰日將出疾步而出見則海上
蒼茫之中有赤日湧出長如金甕置在金盤上及其
離海之後其狀漸廣乘天之後稍向圓而形小所
謂金盤非有物如盤也蓋初出之時日光接海照耀
水中其色如金盤然日氣飛出則此光即散矣東海
上俚語曰青衣童子以金盤捧日而出還入海中謂
之青衣童子者指日邊蒼涼之氣也謂之捧金盤者

指日光之照水者也謂之還入海中者指其氣色之消散也此言可謂善形容矣東海之邉日出之狀無處不見而於襄陽稱洛山於杆城稱清澗於高城稱佛頂者凡日出必曉起方見之海邉亭榭無可止宿之處唯洛山寺清澗亭可以留宿於金剛唯成佛庵在佛頂臺之邉凡使命及遊觀者必投宿於此三處而後可見日出故必以此三處為日觀之地非謂此三處所見益奇也飯後向洛山路過廣湖、之上邉荷葉滿池曾聞嶺東諸湖素無蓮花雖種之而不生盖湖海相連蓮之性必厭海水之醎也今此湖始有

蓮者湖之上邊山水之始入而海氣所未及也想好事者種之於上邊故始得其盛也以此觀之則諸湖上邊皆可種也再入永即湖登基而望沒山倚巖而窺魚龍窟松青沈白蝼蟻不行永即来遊必有以也永即遊仙也嶺東十六湖想皆遊覽金剔萬千峰想皆登陟而名此湖曰永即湖名一峰曰永即岾蓋因其酷愛久留而得名也以此知此湖此峰之勝絶矣望秘仙亭過青草湖抵洛山寺謁方伯聞有告逋逸者方伯私書呼得無公文也方伯曰逋逸果然則恐或有逮捕之事而　有旨朝暮將至且聞襄陽府使

自京城近日還府云欲留此數日得其詳而後向江
陵於都事之意何如曰巡旆踰嶺已久以日計之則
當到江陵而遲滞者兩水也若有　有旨則必直下
江陵如有境上待　命之　教則踰大嶺赴原州道
里便近事歸不實則曰巡三陟等官亦似順便且襄
倅之行雖曰離京數日内還任未可必明向江陵似
非甚失矣方伯曰都事之言為是即招下吏發路文
明向江陵之路昏陪方伯登義相臺新月如畫海波
不興夫清夜臨海之景清澗洛山之外無他勝處也
而聞有逋慶之故忽忽不樂而還十六日辛酉隨方

伯之行中火于祥雲留客堂方伯先登河趙臺余曾已見之故落後直向洞山方伯留人致語曰海風大作不得留彼云洞山縣舍甚窄難容使行故余入私家宿于外廳房多蟣虫故也十七日壬戌氣不平不進食息馬于連谷縣邊海路吊金忝奉忠殼于鏡浦入府、伯即来見是夕兩昏方伯送人曰雖曰同行不得頻、相見可歎即聞京奇通狱帰虚深嘉云、十八日癸亥朝晴府伯為方伯設酌金忝議夢虎李忝安鰲其子庇仁尚謙皆會酒酣設樂既罷忝議忝安庇仁来于即廳房酌酒令盈德酒湯歌赤壁晋昌

之永給也十九日甲子送舍弟還家號牌時急故也踰大關嶺向橫城原州之路以其敝鬣留養於橫城故也卽日方伯遊鏡湖先登鏡浦臺府使及金李皆來會昨昏有同遊之約故也時天寒風起不可久留臺上酌數巡登舟少頃風定波恬可以周流盃盤大張歌笛俱奏引過紅粧巖下泊舟湖海亭前回船過浦口向草堂前至喚仙亭下海鶴鳧鴈千萬為羣泛泛徃來迫之不驚紅樹滿山碧海接天夕照明波氣像萬狀時府伯先醉行小主杯所謂小主杯者京城西小門外有金姓人愚且狂常謂人曰吾能房事與

小主行房必以三度為常規若小主請益則過四五度小主者謂其妻也凡行酒過三杯謂之小主杯滿座為之絶倒日暮方伯先出府伯繼之他客皆去余與庇仁落後極懽以酒盡為限夜深秉炬乃還二十日乙丑朝李聞甫兄弟佩酒來見